

張夢麟主編

少年界
文學叢書

劫後英雄

司各脫原著
施魯存譯

中華書局發行

JVANHOE

BY

SIR WALTER SCOTT

(Retold By Michael West)



龍裝存譯

劫
後
英
耀

中華書局印行

劫後英雄 目次

- 第一章 在林中……………一
- 第二章 兩個大人物……………六
- 第三章 撒克遜人凱特立克……………一二
- 第四章 宴會——和一個挑戰……………一五
- 第五章 一個神祕的朝山人……………二一
- 第六章 阿希倍城外的比武……………三〇
- 第七章 選舉美豔女王……………四四
- 第八章 報酬……………四七
- 第九章 戈司在強盜羣中……………五四
- 第十章 第二日之比賽……………六三
- 第十一章 『魔王脫鎖了』……………七二

第十二章	『像一個傻子』	七九
第十三章	黑武士與隱士	八二
第十四章	『都做俘虜了』	九二
第十五章	強盜之集合	九九
第十六章	在叻吉爾思冬堡	一〇四
第十七章	呂佩珈之勇氣	一〇七
第十八章	一個怪教士	一一二
第十九章	凱特立克之脫逃	一一九
第二十章	烏利迦之許願	一二六
第二十一章	安字羅思神父	一三〇
第二十二章	塔樓之攻戰	一三九
第二十三章	烏利迦之復仇	一四九
第二十四章	『堡燒起來了』	一五三

第二十五章	盜亦有道	一六三
第二十六章	決定行刺	一七五
第二十七章	廟衛之大主教	一七七
第二十八章	英國的國王李却	一八七
第二十九章	上帝底判決	一九五
第三十章	『在獅子嘴裏』	二〇〇
第三十一章	呂佩珈之永別	二〇四

劫後英雄

第一章 在林中

在英國的那個美妙的東河流域裏，古時候有過一個大森林；這森林遮蔽了希菲爾和東卡司透二城之間的大部分美麗的山谷。

這部小說中所講的時期大約在七百五十年以前。那時英國的國王是綽號「獅心」的李却，可是那時他出征到巴勒斯坦去已有好久，國中便由他的兄弟約翰代他統治着——但是却治理得很壞，他還設下許多奸計，圖謀篡位，想等他的哥哥李却回來時，把他撤出國外。

距那時僅一百年之前，英國是被腦門人所征服了的。幾百年來，這兩個人種——腦門人和撒克遜人——混合攪來造成了現在的英國民族。但是在本書中所講到的那時期，尙未有這種混合；在腦門族的「貴族」（即大地主）和撒克遜人（英國的

土著)之間,還存在着很深的惡感 and 仇恨。

崇 崇 崇 崇 崇

落日照在我們上文曾經提起過的森林上。幾百株大橡樹在厚密的青草地上伸出了牠們底結實的枝柯。有幾處地方,樹木繁茂得完全擋住了日光。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樹木比較稀疏,陽光照射着樹木的枝條和生苔的樹幹,投影到下面的草地上,織出一片明亮的花紋。

在這樹林中央,有一大塊空曠的地方,好像從前是拿來作宗教上用途的;因為在一個小山頂上,還豎立着一圈龐大的粗石,顯然是一個廟宇的遺址。其中有一塊大石頭已經跌在山脚下,恰巧擋住了一條小溪的水路,因此那溪水在這石塊上濺流而過,成爲一個嗚咽着的飛瀑。

此外,還有兩個人物來補足了這個景色。

那年長的一個生着一副粗獷的外表。他穿着一件最簡陋的長袍——一件用獸皮做的大氅,從喉嚨一直拖到膝蓋,在腰間用一條闊皮帶束着。在他底皮帶上,他還掛

着一個號角和一柄兩刃刀。他底項頸上戴着一個銅環，那上面刻着一行撒克遜文字：『戈司，蜂狼之子，係洛叟荷德凱特立克家的生奴。』原來戈司是一個牧豬奴。

在這牧豬奴身旁，有一個比他小十歲左右的的人坐在一塊從山頂上跌下來的大石頭上。他底大氅是一種鮮豔的紫色布的，而且上面還用各種顏色繪着花紋。他底兩隻手臂上都戴着銀釧，項頸上也戴着一個銀環，環上也刻着文字：『汪霜，阿靈之子，洛叟荷德凱特立克家的家奴。』他是凱特立克家的俳優，他底職務就是在吃飯的時候或主人吩咐的時候以滑稽及愚蠢來娛樂他底主人。

『這些混賬的豬羈，』戈司在高聲地吹響了他底號角以召集那些四散的畜生之後，這樣說。那些豬雖然以同樣合於音樂的聲調應答他底呼召，可是並不急遽離去。





了牠們底食物。

『去，番斯！番斯！』他用最高的聲音向一隻像狼一樣的狗叫着，那隻狗正在疲弱地奔跑着想把那些不聽話的豬趕攏來。

『一個魔鬼挖了牠的牙齒去了，』戈司說，『那混賬的管林人又打傷了牠，讓牠做不成事。汪霸，起來幫助我。你繞到山背後去，把那些豬向我這裏趕攏來。』

『真的，』汪霸仍舊坐著，一動也不動地說，『我已經把這件事情和我底腿商量過了，牠們的意見以為這是對不起我底衣服的，把牠們拖到那些泥濘的地方去。不要鬧！那是什麼呀？』他說著，傾聽著那些正在漸漸地聽得清楚的馬蹄聲。

『我得去看看那騎馬的人。或許他們是從仙宮裏帶了奧裴龍王的聖旨來的。』

『見你的鬼，』那牧豬奴回答。『可怕的暴風雷雨正在離我們這裏沒幾里路的地方發作着，你爲什麼還要說這樣的話呀？你聽雷轟。你看這雨，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雨點。我們回去罷，不要等大雨落下來，天晚了就很可怕了。』

汪霸似乎被這幾句話說服了，因爲他跟着戈司走了。戈司趕着豬，穿過了樹林，很快地走着。

第二章 兩個大人物

那些騎馬的人隨即就來到戈司和汪霸面前。他們大約有十來個人，其中最前面的兩匹馬上的似乎是兩個高貴的人物。

一個顯然是職位很高的教士。他底袍是用最好的布製成的，並且邊上還鑲着皮，勻整的褶襠拖在他底脚上和肥胖的身上。他底容貌顯得他並不是一個能節省任何享受的人。他底臉上的表情是愉快而高興的。他呈着一個嫻於騎術者的安詳的神氣，跨着一匹肥大的馬。

他底同伴是一個聖堂武士，或即是保護教堂的武士。這種聖堂武士是一半教士，一半武人性質的。他們是一些立誓安於堅苦清淡的生活，願為恢復耶路撒冷聖地而戰爭的人。這種武士包含着各國的人，在歐洲多數國家中都有這種聖堂武士的寺院。這些武士雖然立下了這樣神聖的誓言，可是他們的名譽却很壞；他們都是凶殘不仁，而習於下流生活的。

這個聖堂武士是一個大約四十歲左右的人，他底身材是瘦長而強壯。他底臉上的表情似乎足以使任何陌生人望而生畏。他底皮膚被東方的太陽曬得幾乎發黑了，他底眼睛裏充滿了勇氣和堅強的意志力。

他穿着一件大紅袍，在右肩上綴着一個白色的十字架，這是他底職位的符號。這件紅袍裏面罩着一件鎧子甲，他底膝蓋和兩足上都有很靈巧地連接起來的鋼甲遮護着。在他底腰帶上，他佩着一柄長劍。他騎了一匹駿馬，而他底戰馬却由一個侍從牽着跟在後面。另外還有一個侍從給他拿着長矛和盾牌。還有兩個侍從跟在後面，他們底衣服顯示出他們是東方國家的人民。

這一羣人的很奇突的出現，引起了汪霸底興趣。他認識這教士是喬伏寺裏的哀謨方丈，周圍數里之內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酷好打獵、宴飲、和種種世俗享樂的人。他底同伴和那些東方侍從的怪異樣兒，使戈司和汪霸全神都貫注着沒有餘力來着急。哀謨方丈的問話。

『我問你們，孩子們，』那方丈又高聲地說了一遍，『你們能够告訴我們到洛夏』

荷德的凱特立克家去的道路嗎？」

「這條路可不容易找，」戈司回答，「而且凱特立克家裏的人睡得很早呢。」

「別說渾話！」那武士說，「睡了也很容易起來招待我們這樣的旅客的。」

「我可不知道，」戈司說，「我應該不應該給這些把借宿當做一種權利的人指示到我主人家裏去的路。大多數的人都是把借宿當做一種恩惠的呀。」

「你敢對我說這樣的話嗎，奴才！」那武士說，把他底馬鞭揚起來了。

哀謨方丈策馬上前，夾在他們中間。「我們這島上的人，」他說，「是不喜歡挨打的。告訴我，好孩子，」他對汪精說，「給他一個小銀幣，」到凱特立克家去的路。你不會不知道的，指引旅客是你的責任呀。」

「從這條路一直走去，」汪精回答，「走到一個石十字架的地方，就向左轉灣；我希望你們在大雨之前就走到了。」

那方丈謝了他底指引，於是這一羣人便疾馳而去。

當他們底馬蹄聲聽不見了之後，戈司對他的同伴說：「如果他們聽了你這賢明

的指引，他們今晚上是到不了洛叟荷德的。」

那俳優大笑着：「不會。可是如果他們運氣好，他們可以到希菲爾，那也是一個給他們的好地方。」

「你這個辦法不錯，騙他們一騙，」戈司說。「要是讓哀謨方丈看見了羅溫娜姑娘，那才壞事了——要是凱特立克和這廟衛吵架起來，那更壞事了。」

「這位凱特立克，」哀謨方丈和那廟衛，字列盜·特·薄阿·古爾倍爵士，騎着馬前進的時候說：「是個倨傲，勇猛而易怒的人。他反對我們腦門族的貴人，甚至反對他底鄰舍，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和菲力·馬爾伏亞。」

「我希望在這個著名的羅溫娜姑娘身上看到許多美麗，」薄阿·古爾倍回答，「以補償我向她底父親凱特立克這樣一個粗魯不法的人去求惠的損失。」

「凱特立克並不是她底父親，」那方丈回答。「她祇是他的一個遠親。他是她底保護人。你看羅溫娜姑娘的時候得小心些，因為他是非常經心地保護她的。據說他把他底唯一的兒子，埃凡訶的惠爾弗利，趕出了家門，祇因為他親熱地看了她之故。凱特

薄阿吉爾倍



立克要把她嫁給康甫斯堡的亞賽爾思丹，一個老頭兒，撒克遜王族的後裔——現在到了這石十字架了，我記得那俳優告訴我們，該向左轉灣了。」

「向右轉灣，」那廟衛說，「我記得是這樣說的。但是這裏有個人睡在這十字架脚下，讓我來用矛挑他醒來。」

那人跳了起來，「你爲什麼打攪了我的思緒？」他說。

「我們祇要問你，」那方丈說，「到洛叟荷德去的路，到那撒克遜人凱特立克家裏去的路。」

「我自己也是要到那裏去的，」那陌生人回答，「我來領導你們，我是一個朝山的人，剛朝參了耶路撒冷回來。」

他把他們帶着走在右邊的那條路，隨即就深入了樹林裏去了。

『我很奇怪，』那方丈說，『在出門了這麼久之後，你還很記得這森林中的小路。』
『我是生長在這地方的土著，』他們的領路人回答。

第三章 撒克遜人凱特立克

凱特立克坐在他的廳上。他心裏正在不大高興，因為三個緣故——第一，爲了羅溫娜姑娘到一個遠處的教堂裏去參加晚禱，回來得很遲；第二，戈司也早該趕着路回來了；第三，他要等汪霸來給他在吃晚飯的時候說笑話。



「羅溫娜姑娘爲什麼還不出來？」他怒氣沖沖地問。

「她正在換衣裳，」一個侍女跟爾琪塔回答。

「見了十個鬼啦，誰教戈司在敬場上就得這樣晚？我就要聽說，我猜想，我的豬都被那些腦門族的餓得荒的奴才趕跑了。還有汪霸，汪霸到什麼地方去了？不是誰說他和戈司一塊兒去的。」

那個司酒的聽差奧斯華爾回說的是。

『該死！他也被擄去了，一個撒克遜族的俳優却去伺候一個腦門族的貴人。哎，惠爾弗利！惠爾弗利！如果你當初能够節制你的無理的熱情，你的老父也不至於像一株孤獨的橡樹似的伸出他那沒有人保護的枝柯去抵抗這滿天風雨的威勢了！』

外面一陣號角聲響着，凱特立克才從這些悲哀的沉思中覺醒過來，隨即有一個僕人進來稟告道：『喬伏寺的哀謨方丈和孛列益·特·薄阿·吉爾倍武士在外面要求招待今晚的膳宿，因為他們要到阿希倍去參加比武，路過這裏。』

『兩個傢伙都是腦門人！』凱特立克說，『但是我可不願意讓人家說洛叟荷德家給客人吃了閉門羹去，亨德佩，請他們進來。奧斯華爾，拿最好的酒來。薄阿·吉爾倍！這個人名聲不小。他是一個驍勇的武士——可是驕傲，殘酷而且是個壞蛋！』他轉身向哀爾琪塔。『去對羅溫娜姑娘說，』他說，『我們今天晚上不盼望她出來了，除非她自己特別高興出來。』

『可是這一定是她特別高興的事，』哀爾琪塔回答，『因為她常常渴望聽聽巴

勒斯坦來的最近的消息。」

「閉嘴！凱特立克嚷着。『巴勒斯坦！』他自己喃喃地說。『我也該當用一個跳躍的心去聽聽巴勒斯坦的最近的消息；但是不成！那忤逆的東西已經不是我的兒子了，我也不必再關心到他底命運了。』」

在那大廳極端的門洞開了，於是客人們進來了。

第四章 宴會——和一個挑戰

凱特立克站起來迎接他的客人，於是做了一個手勢，吩咐僕人們把晚飯開出來放在桌上。

當這宴會剛要開始的時候，那僕人的頭目舉起手來高聲地說道：「給羅溫娜姑娘留個座位！」一扇側門開了，於是羅溫娜姑娘，後面跟隨着四個侍女，走了進來。

大家都站起來迎接她。

羅溫娜姑娘



「我得到加倍的補償了，」那廚衛輕輕地對方丈說。

「我難道沒有告訴你她是很美麗的嗎？」那方丈回答。

羅溫娜注意到那廚衛底眼睛正在瞅着她，於是把面網拉下來滿遮着。

臉，作爲她不舒服底表示。

『李列登大人，』凱特列克說，『我們撒克遜族姑娘們的臉是受不慣這樣的注視的。』

『如果我有什麼得罪了，』薄阿·占爾倍回答，『我就請你老人家和羅溫娜姑娘饒恕這個。』

『羅溫娜姑娘，』那方丈說，『已經得罪我們了，她把面網遮下來了，讓我們希望她在比武的時候不要這樣冷酷無情罷。』

『我們的去不去還沒有決定呢，』凱特立克回答。

這場談話因爲一個僕人進來而被打斷了，那僕人說門外有一個陌生人在要求借宿。

『讓他進來，』凱特立克說，『無論他是何等樣人，』奧斯華爾，你去看。』

奧斯華爾回進來之後，在他主人耳朵邊輕輕地說道：『是一個猶太人，名字叫約克的埃薩克。』

一個頗長而乾瘦的老頭兒走進了大廳。他很深的鞠了一躬，凱特立克點點頭答了禮。那猶太人站着想等一句歡迎的話，或是找一個坐的地方。那坐在火爐旁的朝山進香回來的人，倒著實有點可憐他，便把自己的座位讓了給他，並且從桌子上給他取

了些食物。

「字列益大人，我們乾一

杯。」凱特立克說：「讓我們給

勇敢的人祝福；讓我們給那些

在巴勒斯坦打仗最好的人祝

福。」

「我給我自己的職位乾



約克的埃薩克

一杯，我們廟衛的職位。」薄阿·吉爾倍說：「因為他們才是最好的。」

「難道英國的軍隊裏，羅溫娜姑娘說，沒有一個比得上廟衛的嗎？」

「對不起姑娘，」他回答：「李却國王的確曾經帶了一隊武勇的英國兵士到巴

勸斯坦的，但是他們的武勇祇是比廟衛們差一點。」

「比誰也不差！」那朝山進香的人說。大家全都回過頭去向着這句出於不意的答語所發出來的地方。「我還敢說——因為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李却國王自己和他手下的六位武士在阿克萊城中舉行了一場比武，向一切上場來的人挑戰；他們總是得勝的。那天有七位廟衛都敗了下去。」

那廟衛的臉氣得發黑了。凱特立克却很高興。「我願意將這個金指環給你，朝山人，」他說，「如果你能够把這幾位贊英國揚名武士的名字告訴我。」

「第一位，」那朝山人說，「便是英國皇上李却；第二位是萊賽思德王爺；第三位是湯瑪思·莫爾頓勳爵；第四位是福爾克·陶逸萊勳爵；第五位是愛特溫·透漢勳爵。」

「都是撒克遜人，」凱特立克叫起來，「還有第六位呢？」

「那第六位，」那朝山人停了一會兒才說，「是一個名譽並不很大，位分也較低的青年武士；我可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

「朝山人，薄阿·吉爾倍說，『爲什麼你假裝做忘記了這個名字呢？你既然把前面那許多名字都記住了，我來說出這個武士的名字罷，他曾經，因爲他的運氣並和我那匹馬的過失，把我打敗了的。他叫做埃凡訶的惠爾弗利。可是我此刻敢高聲地說，如果他在英國，敢到阿希倍去和我再碰見的話，我知道結果一定會怎麼樣的。』」

「我相信，」那朝山人回答，「如果埃凡訶從巴勒斯堪回來，他一定會碰見你的。」

「如果他不來的話，我就要向全歐洲每一個國家去宣稱他是一個懦夫了。」薄阿·吉爾倍說。

「那可不要如此，」羅溫娜姑娘說，「如果這大廳上沒有別人幫助那不在這裏的埃凡訶說話，那麼大家聽着我的話，我也敢擔保埃凡訶一定會得如這位驕傲的武士之所願的。」

那方丈恐怕這樣的談話結局會得變成一場吵鬧。

「凱特立克大人，」他說，「讓我們乾這最後一杯，給羅溫娜姑娘祝頌健康，以後我們就可安歇了。」

大家都乾了杯，客人們對主人及羅濕娜姑娘深深地鞠了一躬。於是他們離席而起，散立在大廳中，而凱特立克和羅濕娜便由他們的侍從簇擁着退出了。

「喂，猶太人！」薄阿·吉爾倍對埃薩克說，當他正走過他身邊的時候，「你不是去看比武的嗎？」

「我正想去，」那猶太人鞠躬得很低地回答。

「我敢賭咒你口袋裏帶着許多錢，」這武士說。

「一個辨士也沒有，」那猶太人害怕得叫起來；「連這些衣裳都不是我自己的。」薄阿·吉爾倍怒氣沖沖地大笑著，走盡了那大廳。這廟街的東方僕人正站在那兒；也於是走到那些僕人身邊去用一種旁人所聽不懂的說話和他們說了幾句。

第五章 一個神祕的朝山人

當那朝山人被一個名字叫作安濕爾的僕人領到他的臥房裏去的時候，一個羅溫娜姑娘的侍女迎上前來，說她底女主人有話要和他講。她從那男僕手裏接過了燈檯，向那朝山人做了一個手勢，叫他跟着她走。

走了一小段路，跨上了七級梯階，就到了羅溫娜姑娘的房間。羅溫娜姑娘正坐在一隻大椅子上梳理她的頭髮。她背後伺立着三個侍女。她回身向她們說：『你們都出去，祇留哀爾琪塔在這裏。我要和這位神聖的朝山人談話。』

『朝山人』在靜默了一刻兒之後，羅溫娜姑娘說：『剛才你曾經提起了埃凡訶的名字。當時那大廳上一定有許多人心裏被這個名字所感動過的，然而祇有我現在敢請問你，你在什麼地方離開他的，那時他的身子怎樣？』

『我不大知道那埃凡訶武士的事情。』那朝山人用一種感到窘促似的聲音回答，『早知你小姐關心於他的命運，我希望我早該多知道他一些消息的。我相信他馬』



羅溫娜姑娘的閨閣

上就會得回英國來的；而你，小姐，一定能够比我更知道他在外邊有怎麼樣好的福氣。」

羅溫娜姑娘長嘆了一聲，「願上帝保佑他。」她說，「平安回來，并且能够參加這場比武。如果康寧斯的亞賽爾斯丹得了獎，埃凡詞在回到英國的時候就似乎聽到了傷心的消息了。——孩子們，過來給這位神聖的朝山人斟一杯臨睡的酒，我不再打擾他的安歇了。」

那朝山人於是跟着哀爾琪塔走出了那房間。在門外，他看見安瀝

爾等候着，他領導着他到外面的一塊屋子裏去，那裏有許多小房間，預備着給僕人們和下等的客人住的。

『那猶太人住在那一間裏？』這朝山人說。

『在你間壁的那間房裏，』安瀝爾說。

『那牧豬奴戈司睡在那裏呢？』

『戈司，』那僕人說，『住在你右邊的那間房裏。』

他走進了那房間，把門關上了。房裏的器具都是最簡單的——一隻粗陋的木椅，一隻更粗陋的鋪着稻草的床，還有幾張羊皮當作被頭。

那朝山人吹熄了燈火，一件衣服也不脫，就躺下在那粗陋的床上了。他一聽睡到最早的太陽光從那小木柵窗中透射進來的時候，於是他跳起來，除了幾遍禱告辭，一路整理着他的衣服走出自己的房間而走進了那猶太人埃薩克所住的房間裏。

那猶太人好像很辛苦地睡在一張和那朝山人所睡過夜的同樣的床上。他底手和胳膊好像在和噩夢掙扎着似的搖動着。『看阿伯拉罕上帝的面，』他喃喃地說，

『饒了一個不幸的人罷！我是個窮人！我身邊一個銅子也沒有。即使你把我撕開了手脚，我也沒有什麼能給你。』

那朝山人睡了他一下。這一睡，在那猶太人底心裏，和他在夢中所感到的恐怖湊合起來了，所以使這老頭兒直跳起身來，灰白的頭髮在他的頭頂上根根都豎起了。他把長袍披在身上，把他那銳利的黑色的眼睛凝視着這朝山人，表現着非常驚異和顫抖的神情。

『你一點不用怕我，埃薩克，』這朝山人說。『我是來做你的朋友。因為昨晚那廟衛在走過大廳的時候曾經對他的僕人說過幾句亞刺伯話。我是懂得亞刺伯話的。他對他們說，等那猶太人離開了這堡屋遠一點的時候，你們就把他擄到非力·特·馬爾伏亞瑪或弗朗·特·伯符堡裏去。』

那猶太人在聽見了這話之後所受到的異常的驚慌，簡直是難以形容的。他底手臂無力地掛了下去。他底頭頹然地垂在胸前。他底兩膝彎屈下來，終於跪倒在這朝山人脚下。『神聖的上帝阿伯拉罕！』他叫着，『那個夢到底不是空做的。我已經感覺到

他們底兵器撕扯我底四肢了。」

「起來，埃薩克，聽我的話，」這朝山人說，「趁此刻大家都在昨晚的宴飲之後沉睡着的時候，立刻就離開了這裏。我可以領導你從這森林中的一條秘密的路上走出去，送你到直達比武場的平安的大道。」

當埃薩克聽到了這脫逃的希望之後，他才慢慢的從地上立直起來。

「善良的青年人，我願意和你同去，」他說，「爲什麼我們還要逗留呢？」

「我並不逗留，但是我必須得到一個離開這裏的方法。跟我來，」他帶路走進了那牧豬奴戈司所住的房間裏，佛優汪也在那裏。

「快起來，戈司，」這朝山人說，「去把屋後的那扇小門開了，放這猶太人和我出去。」

對於這朝山人的不客氣的，命令式的口氣，戈司覺得很惱怒了。他用肘子支起着身子，猶太人和別人都必須等着開大門。我們不許客人們在這時候悄悄地就走了。」

「但是，」這朝山人用一種命令式的口氣說，「你可不能拒絕我不幫這個忙。」

他走近到床前去在戈司底耳朵邊切切地說了幾句話。戈司就像震駭了似的跳了起來。這朝山人舉起他底手指來好像做了一個警告。『留神，戈司把門開了。你將來自會知道的。』

戈司急急忙忙地順從着他的話，汪霸和那猶太人跟在後面，對於這牧豬奴底突然改變態度，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把這猶太人底馬去牽來，再牽一匹馬來給我，這樣我才好和他同走。』

『是，是，』戈司說。

『我倒要知道，』當戈司轉身去牽馬的時候，汪霸說，『你這位朝山人究竟在聖地上學會了些什麼來。』

『我們學會了禱告來，傻子，』這朝山人回答。『還有就是懺悔我們底罪孽。』

『總還不止這些，』那俳優說。因為懺悔和禱告決不會使戈司這樣恭敬的，也決不能使他肯借給你一匹馬。』……

這兩個旅客急急忙忙地趕着路，分明顯得這猶太人底恐慌。那朝山人在前面帶

路，這森林中的每一條小路他都是很熟悉的。在走了許多路之後，這朝山人終於衝破了沉默。

「那株大橡樹就表示着是弗朗·特·伯符底領土的界限。現在我們離開馬爾伏亞底領土更遠了。所以，我們就在這裏分別罷。現在可以不必怕有人追上來了。」

「那麼在分別之前，你還該受一個窮苦的猶太人底謝意。」埃薩克說。「我想酬謝你底好心。請你饒恕我，我敢猜想一下你現在所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即使你猜着了，你也未必快給得起。」那朝山人說。

「我猜得到你缺少的是什麼東西，而且，我或許能夠辦得到。你所需要的是一匹馬和一身甲冑。」

那朝山人很吃驚地對這猶太人看着。「什麼機靈鬼幫助你猜着的？」

「你在昨天晚上所說的話就顯得你並不是一個朝山人了。況且，在你這朝山人袍裏面，分明藏着一條武士用的金鏈。今天早上你站在我床邊的時候，牠就閃着光。我看見了。在萊賽思德城中，有一位豪富的猶太人，名字叫做寇吉士·吉蘭。那城

裏誰都知道他的。你把這個字條給他。他有六副最好的甲冑！其中最壞的一副還配得上一個國王穿戴。他會得讓你自己去挑選一副，并且你無論要什麼在比武中應用的東西，他都會得借給你。待到比武過後，你必須把原物歸還給他，否則你就付了他價錢。」

「但是，埃薩克，」那朝山人微笑着說，「在這種比武中，無論那一個倒下馬來的武士底甲冑，照規矩都歸了那得勝者的。你難道不曉得嗎？」

對於這個頗有可能性的問題，這猶太人似乎有點爲難了；但隨後，他底好心戰勝了他愛財的心理。「我不在乎此，」他說，「我不在乎此——隨牠罷。如果損失了，你不必花一個錢。如果要花什麼租金的話，寇吉士·吉蘭也會得爲了我的關係而豁免了的。別了，你聽着，善良的青年人，」他又回身說：「千萬不要在這徒勞的比武中太勇往直前了。我並不是爲了顧惜那匹馬和甲冑而說這話的，我是爲了你自己底生命和肢體。」

「我謝謝你的勸告，」那朝山人又微笑着說，「我將利用你底好意的禮物，并且

我將竭力去償付牠。

於是他們分別了，各走各的路到希菲爾城去。

第六章 阿希倍城外的比武

阿希倍的比武是當着約翰親王御前舉行的。

那排場真是非常之宏麗。在阿希倍城外約一哩許的一個森林邊，有一大塊平原。在這平原底南首的入口處之外，張設着五個大帳幕，每一個帳幕上都裝飾着那向一切來客挑戰的五個武士底彩色徽章。中央的一個帳幕是李列益·特·薄阿·吉爾的一旁；是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和菲力·特·馬爾伏亞耶的帳幕；另一旁是休·特·格蘭梅思尼和勞爾夫·維滂的帳幕。

在北首的入口邊，是那些預備和這五位武士接戰的武士們的帳幕。在平原的中間，正對着比武的場所，設着許多座位；其中有一個座位，比其餘的座位高些的，便是約翰親王底御座。在這平原底另一邊，正對着那些座位，設着另外一些裝飾得更為富麗的座位。在許多畫着受傷的心、弓和箭，以及其他種種情愛之表記的花紋的旗幟中間，設着一個寶座，這寶座上大書着這些字樣：「美豔和情愛之女王。」但是這一次究竟

阿希倍比武場



誰被選做美豔和情愛之女王，這却還沒有人敢預言。

各式各樣的看客都望前擁擠着去佔據他們的座位。武士，貴族和閨秀們坐滿了那些較好的位子。較低的地方隨即就坐滿了那些農夫，市民以及位分稍低的紳士。在這羣人中間，常常會得因為爭奪座位而轟鬧起來的。

「喂，猶太人！一個老頭兒闖起來，他身上的破大衣顯得他是很窮的，但他所佩的劍及金鏈却顯得他是一個貴族，『你怎麼敢擠一個蒙狄諦家的腦門貴族呢！』」

這些話就是對我們在上文講起過的埃薩克說的。他富麗堂皇地穿着一件鑲皮的大氅，正在想給他底女兒在前排找一個座位。他底女兒是美麗的呂佩珈，這時正挽着她父親底手臂。這腦門老頭兒底責斥引起了許多旁人底不平。其中有一個抱不平的人，身材魁梧而強壯，穿着綠色的衣服，皮帶上掛着十二枝箭，挽着一柄六尺長的硬弓。但是正當此時，大衆的注意力忽然被約翰親王底突然駕到所吸引過去了。親王後面侍從着一大羣人，那長袍上鑲滿了皮和繡滿了金的喬伏寺方丈也在其內。其餘的人中間，有幾個是親王底軍隊底首領，以及宮中的供奉。親王自己穿着非常華麗的錦

約翰親王



繡紅袍，頭上戴着一頂綴滿了寶石的皮冠。他底容貌非常俊美，但是很驕傲和嚴酷，而且充滿了乖邪和奸詐的神情。

當那親王在場上進行一周的時候，他注意到了埃薩克在前排找座位所引起的紛擾。他底迅疾的眼光立刻就認識了這猶太人，但是說得更妥當些，可以算是被他底美麗的女兒所魅惑了。她底美麗的姿容顯得與她所穿的東方式的衣服很相稱。她底黃綢的頭巾與她底黑色的皮膚又是很配合的。她底明亮的眸子，她底彎彎的眉毛，她底樣子很好看的鼻子，她底像真珠一般白的牙齒，以及她底拖在可愛的項頸上和胸前的細密的黑髮——這一切都集合起來使她的美麗並不亞於四周的最美麗的少女們。

「我憑着阿伯拉罕底頭發誓，」那約翰親王說，「那個猶太女人實在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標準美人了，你以為怎樣，哀謨方丈？」

「真是蝦隆的玫瑰和幽谷裏的百合，」那方丈回說。

「她是誰，埃薩克，」親王問，「是你底妻子呢還是女兒？」

「我底女兒，呂佩伽，多蒙陛下青眼，」埃薩克深深地鞠着躬回答。

「我們還要，方丈大人，」約翰親王說，「挑選一位美艷與情愛的女王，用她底玉

手去給獎呢。據我底意思，我想

選定了這位黑眼睛的呂佩伽

姑娘。」

「天哪！」那方丈慌得兩

眼朝了天，這樣說，「——況且，

我敢賭誓說她比那可愛的撒

克遜姑娘羅溫娜差得遠了。」

呂佩伽



「那何足道哉？」親王回答，「何足道哉？我說，就是單爲了使那些下流的撒克遜人慚愧，也偏要選定呂佩珈。」

於是一陣憤怒的喃喃聲響起來，即使在親王自己的侍從羣中，也有人表示着不平。約翰親王竟察到有退步的必要了。

「那麼讓這美麗女王底寶座空着罷，」特·字拉賽說，「等到勝利者決定了之後，讓他自己挑選要那一位小姐給賤罷。」

約翰親王贊成了這個提議。於是在寶座上坐定了，傳旨將比武的規則宣布給大眾。那規則如下：

(一)挑戰之五武士應與任何上場願賽之武士比較技藝。

(二)任何願賽之武士應在五挑戰武士中選定一人爲敵手。選擇者以其矛觸被選者之盾，即爲願與比賽之表示。若選擇者以矛柄觸被選者之盾，則比賽時矛尖上裹以圓形之平板，使彼此無創傷之險。惟若以矛尖觸盾牌，則此場比賽應爲決死戰——即彼此以鋒利之武器搏擊，如臨正式之戰陣然。

(三) 第一日比賽之決勝者應得獎駿偉非常之戰馬一匹，且得享有指定次日給獎之情愛女王之榮譽。

(四) 第二日爲普通比賽，屆時在場諸武士均須一體參加。按照人數，平均分爲兩隊，舉行比賽，至約翰親王傳旨罷戰時方得停止。然後由親王審定作戰最佳之武士，由情愛女王給獎加冕。

這比武場上此時顯出了最雄壯的景象。四周圍擠滿了英國北方的和中部的這些貴人，闊人，富人和美人。

親王底侍衛照老規矩叫着：「*largesse, largesse, largesse*，勇敢的武士們！」這句話以結束了他們的宣言。*largesse* 這個字的意義就是『佈施金錢』。於是看客們都紛紛地撒下金幣和銀幣來。侍衛們又致答謝辭道：「小姐們各得其愛——戰士們各得其死——慷慨的各得其名譽——武勇的各得其光榮。」於是在音樂聲中，他們退出了場外。

在比賽場北面的那一塊攔好的空地上，現在已聚集了許多願意在那五位挑戰

者面前頭領本領的武士了。

終於那邊的門開了，那從這許多人中間挑選出來的五個武士進場了。他們勒緊着他們的坐騎，這樣可以同時表現他們的文雅和騎術。當這一行列走進場中的時候，那邊五個挑戰者的帳幕後面也奏起了音樂。在成千累萬的看客們底目光注視之下，這五個武士邁進到挑戰者的帳幕所豎立着的地方。到了那裏，他們各自散開，每個人都用矛柄去觸着各人所願意接戰的敵手底盾牌。於是他們重又退回到場地底極北，在那裏排做一行駐立着。

那五個挑戰者，各人都從帳幕中出來，騎上了馬，分頭向那觸他底盾牌的武士走過去。

信號一發，他們都疾馳着互相決鬥了。薄阿·古爾倍，馬爾伏亞珊和弗朗·特·伯符這三個人底敵手隨即跌下馬來滾在地上了。格蘭梅思尼底敵手連矛尖都沒有碰到對方底頭部或盾牌，反而向旁邊刺過去，他底武器在越過他底敵人的身體之時被擊斷了——這是比從馬上跌下來更不體面的情景。這一場比賽中，祇有第五個

武士總算維持着面子；他和勞爾夫·特·維滂打了個平手，雙方的矛都折斷了，未分勝負。

第二第三組的武士相繼入場，雖然他們中間未嘗沒有得勝的，但整個的說起來，勝利還是屬於五個挑戰者。那些心想和他們比武的人，看見他們接連的得勝，與致不免有點沮喪了。在第四次比賽的時候，祇有三個武士出場，他們都不敢去觸薄阿·吉爾倍和弗朗·特·伯符底盾牌，而去找其餘的三個武士，因為他們比較的不勇猛些。但是這種膽怯的挑選也未能改變了他們底場上的命運；這三個武士也都被打敗了。此後便靜寂了好久，似乎沒有人想再來開始比賽了。

看客們喃喃地紛囁起來，因為在這五個挑戰者中間，馬爾伏亞瑪和弗朗·特·伯符二人底性情脾氣是為羣衆所痛恨的，其餘的三個人，因為是陌生人 and 外國人的緣故，也為羣衆所不滿意。

但是沒有比那撒克遜人凱特立克更覺得不滿意的了。在那些腦門人每次得勝的時候，他總覺得是一個對於他自己底民族光榮的勝利。他焦灼地看着亞齊爾思丹。

『今天真是侮辱了英國爵士，』凱特立克說：『你願意舉矛一試嗎？』

『我將在明天去賽，』亞賽爾思丹回答：『今天我實在不值得上場的。』

場上依舊寂靜着。

挑戰者那方面的音樂不時地奏着，好像在呼召新的對手去和他們接觸；但是個人也不上去。一般平民都抱怨着他們這一天的假日簡直過得太無聊了。老年的武士和貴族都慨嘆着現在的年輕人遠不如他們當年的矯健了；約翰親王已經在吩咐侍從預備筵席，並且說首獎必須給與薄阿·吉爾倍，因為他底矛曾經刺倒了三個武士。

最後，當挑戰者方面的音樂奏完了一陣之後，有一個孤單的角聲從比賽場底北方響應着。所有的眼睛都迴轉去注視這個新來的人物。他底甲冑是純鋼鑄成的，並且很富麗地鑲飾着金。他底盾牌上畫着一株連根拔起的小橡樹，還寫着一個西班牙字“Desdichado”。這字義就是「連根拔起」或是「從家裏被趕出來」。他跨着一匹黑色駿馬，當他走過的時候，他倒垂了矛尖文雅地表示了對於親王和婦女們的敬禮。

他底馭馬的本領和這青年的禮貌使他獲得了羣衆底好感，這些人對他叫着：「去觸特·維滂底盾牌；他是最靠不住的；他是你底最便宜的生意。」

他向前走到賽場底南邊，使觀衆大吃一驚的，乃是他竟一直走到那居中的帳幕邊，將矛尖猛觸着李列盎·特·吉爾倍的盾牌，這就是挑他作決死戰了。於是他勒轉馬頭回到場北，屹立在那裏等候他的勁敵。

信號發出了。雙方都從他們所駐立的地方飛馳過來，在比賽場中央如一聲霹靂似的衝擊着。兩人的矛都斷做幾節，而且雙方似乎都已墮了馬，因為這一撞使那兩匹馬幾乎都翻了個仰天倒。可是這兩個騎士很敏捷地立刻就翻上了馬背，彼此凶猛地互相注視了一刻兒，然後各自退回到場邊，在那裏等待從一支新矛來換。

這時滿場鴉鵲無聲，那些看客似乎震駭得連呼吸都不敢了。

第二場的信號又發出了。於是他們仍從原處照樣地疾馳過去在場中交鋒。這一回，雖然雙方都同樣的熟練，但是結果却和第一場不同了。薄阿·吉爾倍對準了他底敵人的盾牌的中心猛刺過去，因為力氣用得過於大的緣故，把他的矛又折斷了，而那

『無家的武士』也幾乎震落了馬。再說這『無家的武士』他在突擊開始的時候，就把他的矛尖對準了薄阿·吉爾倍的盾牌，但是，差不多在將要刺中的時候，他忽地換了目的，望對方的頭盔上刺過去。頭部是更難於命中的目標，但是，如果對準了之後，却是比盾牌更難於閃避的。他這一刺就不偏不倚的剛好刺在那腦門人的頭盔上。然而，即使被刺中了，薄阿·吉爾倍還不至於跌下來；但是無奈他的馬鞍破了，於是連人帶馬滾倒在地上，起了一陣煙塵。

薄阿·吉爾倍立刻就從那跌倒的馬背上跳了起來；爲了自己的失敗和觀衆的喝采，直氣得發了瘋。於是他拔出劍來向着他的敵人揮揚着。那『無家的武士』從馬上跳下來，也拔出了他的劍。評判員立刻趕馬上前攔阻在他們中間，警告他們比賽的規則不許他們作這種搏鬥的。

『我們還得再打，我希望，』薄阿·吉爾倍用一瞥憤怒的眼光看着他的敵手說，『要是在沒有人攔阻我們的地方。』

『如果我們不打的話，』那無家的武士說，『那總不是我的錯處。無論徒步或是

騎馬，無論用矛，用斧頭或是用劍，我總一樣地奉陪。」

他們兩人中間還會得說出更多的憤怒的話來，但是被那些評判員，將矛攔阻着他們，逼得他們分散了。

這勝利者要了一大盃酒，揭開了他的頭盔飲着，「慶祝一切真正的英國人，慶祝對於腦門人的勝利。」於是他吩咐侍從們去通告他願意和其餘的四位挑戰者依着他們自己排定的次序逐一交鋒。

那身軀魁偉的弗朗·特·伯符，他被着一身黑色的甲冑，第一個進場來接戰。那「無家的武士」結果也得到了了一個雖然是小小的，但是顯然的勝利。他和馬爾伏亞比武的結果，也同樣地得勝了，他用方刺着他的敵手的頭盔，並被他的矛尖拖落了，於是馬爾伏亞也像他底同伴一樣地被宣告失敗了。在和特·格蘭梅思尼比賽的時候，那「無家的武士」表示着很大的客氣。特·格蘭梅思尼的坐騎太幼小了，所以牠亂跳亂躍，竟使騎在背上的武士亂了標準。那「無家的武士」不願意在這種情形中得到勝利，便高舉着他底矛衝過他底對手的身邊而沒有去刺着他。於是他馳歸場邊，

給他的對手一個換馬重賽的機會。特·格蘭梅思尼放棄了這個機會，他說他不但是被敵人的武藝所勝服，並且還被他的客氣所勝服了。最後一個上場的是勞爾夫·特·維滂；他被那「無家的武士」猛力地打倒在地，以致滿嘴滿鼻子裏都流着血，人也昏厥了。被人家拍了出場。

在千萬人的歡呼聲中，約翰親王宣旨把這一天的光榮屬之於這位「無家的武士」。

第七章 選舉美豔女王

首先來祝賀這位得勝的武士的是那兩個評判員，他們問他，在引導他去領獎之前，肯不肯除去他的頭盔，或者至少也得把頭盔揭開來露一露面。那「無家的武士」很客氣地拒絕了這個請求。於是，兩個評判員就去奏上親王說這勝利者不願給人家識面。

約翰親王很不高興。「爵士們，」他回首向他的侍從說：「你們可知道這個驕傲的武士是誰？」

侍從羣中起了一陣竊竊私議聲。「或許是國王；或許就是「獅心」李却。」

「天哪！」約翰親王說，臉色慘白得像死人一般。「華爾特瑪，特·字拉賽，諸位勇敢的武士和貴人們，不要忘了你們答應我的話，忠心於我啊！」

「沒有什麼危險，」華爾特瑪說：「你的哥哥的魁偉的身體萬萬穿不上這一副甲冑的。」

那兩個評判員把那『無家的武士』帶上前來，約翰親王還是覺得徬徨不安；他對這武士草草地說了幾句獎勵話，然後把戰馬交給他作為獎品；他行了這個典禮之後，還顫慄右恐怕那密掩着的頭盔裏會得有『獅心』李却底深沉而可怖的聲音來致答辭。

那『無家的武士』對約翰親王並不說一句答謝，祇深深地鞠了一躬。於是，把手按在馬背上，算是接受了那匹馬。

喬伏寺方丈在親王耳朵邊輕輕地說了幾句話，提醒他明天比賽完了後主持給獎的美豔女王還沒有選定。

『無家的武士』對約翰親王說，『現在你的責任是要選定一位小姐做明天比賽用的美豔和情愛之女王。請舉起你的矛來。』

這武士遵命舉起了矛，於是約翰親王在矛尖上放了一個金線鑲邊的綠綢皇冠。這『無家的武士』緩緩地乘馬前行，似乎在仔細地審視那許多使會場生色的嬌面。有的臉色紅暈了；有的顯出自負舍我其誰的神氣；有的裝做不知道這是怎麼一

回事；有的慌得望裏退；有兩三位甚至高聲大笑起來。

終於那武士駐馬在羅溫娜姑娘所坐的地方。他在那裏靜定了一秒多鐘，其時那些鴉鵲無聲的觀衆的眼睛都注意着他的動作。於是他慢慢地，溫和地垂下他的矛尖，把那皇冠放在羅溫娜姑娘底腳下。

第八章 報酬

當那「無家的武士」回到他的帳幕裏之後，有許多侍從與奴僕願意幫他卸去了甲冑；因為他們大家都想知道這武士到底是什麼人。但是這武士謝絕了一切人的幫助，只允許他自己的僕人，一個很粗蠢的人，他底頭臉大半都遮在一頂大黑帽底下；他好像也學着他底主人一般地想不被人家所認識。

那武士差不多還沒有吃好一頓急急的飯，他底僕人已經來通報說有五個人，每人牽着一匹馬，要求和他談話。於是這武士披了一身長袍，戴上了一頂足以遮掩他的臉貌的大帽子。然後走出到他底帳幕外邊。

他看見原來是那五個挑戰者底僕人。為首的一個走上前來：「依據了比賽的規則，我，鮑爾溫，著名的武士列盜·薄阿·吉爾倍底僕人，來把敵主人在今天比賽時服御的甲冑和戰馬奉獻；請你收下了，或則讓敵主人備價來贖回去，悉聽尊便。」

其餘的僕人也逐一申說了同樣的話，於是他們恭立着等候這「無家的武士」

底決定。

『對於你們四位的主人，』那武士對後面的四個人說，『我有一個總答覆：我不要收受他們底戰馬和甲冑，因為那些東西對於一個比他們更勇的武士是不合用的；但是，因為我真正是一個『無家的人，』甚至連我身上穿的甲冑也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要他們備價來贖回他們底戰馬和甲冑去。』

『敵主人吩咐我們奉獻一百枚金幣取贖，』他們這樣回答。

『够了够了，』那武士說，『我目下的需要非接受半數不可；其餘的分給你們和別的侍從罷。』

那四個僕人很恭敬的鞠了躬謝了他底特別慷慨。

於是那武士迴向李列益·特·吉爾底僕人道：『對於你的主人，我不願意接受他底武器和金錢。你回去對他說，憑着我的名譽，我們底較量還沒有完呢——沒有完，非要等到我們用着劍在平地上徒步決一個雌雄，不算數。他曾經向我挑戰，要我和他戰一個你死我活的，我將永不忘記了這個挑戰。』

這武士於是回進了帳幕。

「如今，戈司，」他對他的僕人說，「英國武士的名譽總算沒有在我手裏受了屈辱。」

「而我呢，戈司說，「我雖然是一個牧豬奴，差幸沒有做一個腦門族的武士的僕人。但是如果我被主人發覺了……」

「够了，別多說！」那武士說。「你記得我怎樣允許你的；你爲我而冒險出來，我自會酬謝你的。這十個金幣給你。把這一口袋金幣送到阿希倍去找那個猶太人埃薩克；讓他去付他的朋友借給我的這匹馬和甲冑的錢。」

※ ※ ※ ※ ※

埃薩克和他的女兒寄寓在阿希倍村附近的一個猶太富翁家裏。

在一個小而華麗的房間裏，呂佩珈坐著和她父親談話。天色暗了，一個僕人提了兩盞銀燈進來，另外一個僕人端進了美酒和佳餅，陳設在一隻小銀桌上。同時那僕人報告埃薩克說有一個基督教徒要請見講話。於是叫他女兒呂佩珈把面幕拉下之後，

埃薩克吩咐僕人把那來客請進來。

門開了，戈司走了進來。

「請問你是約克的埃薩克嗎？」他說。

「我正是。」埃薩克回答；「你是誰？請問從什麼人那兒來？」

「從今天比賽得勝的「無家的武士」那兒來。我帶來了他的甲冑的錢，那匹馬現在門外。請問我該得付多少甲冑錢？」

「我說過他是一個好孩子。」埃薩克很快活地說。「你帶了多少錢來這口袋裏，怕有一百個金幣吧，這樣重頓頓的。」

「這裏邊還有箭鏃呢。」戈司說。

「好。」埃薩克說，他在平時的愛財之心和在目下這情形中新發生的慷慨之懷這兩個念頭中間盤算着。「好的好的，如果我連甲冑帶馬一共討價八十個金幣，你帶來的錢够不够？」

「剛剛够數。」戈司說，雖然這個數目遠不到他所預料的。「這樣付了之後，我主

人差不多一個錢都沒有了。那匹馬一點沒有受傷；你可以到外面去看；至於那甲冑的價錢，七十個金幣已經儘够了。倘若你不肯收七十個，那我祇好仍舊把這個口袋帶回去給我主人了。」

「使不得，使不得，」埃薩克說，「把錢放下來罷——八十個——停刻兒我會重新酬謝你的。」

於是戈司把錢袋放下了。那猶太人的手顫抖着數出了七十個金幣。最後的十個金幣，他數出得很慢。「七十一——七十二；你們主人真是一個好孩子——七十三；一個出色的孩子——七十四；這個金幣似乎成色不足的——七十五；這個似乎也輕一點，——七十六——七十七。」戈司很希望這最後三個會賞給了他；但是那猶太人還是數下去。「七十八你真是一個好人——七十九你也該得到一點。」說到這裏，埃薩克又停了一停；他看着手裏的那個金幣，不幸這是個嶄新的，分量又重，又胖得一點沒有損擦過；他有點捨不得牠。「八十足數了——我希望你們主人會得另外賞你的。你口袋裏分明還有許多錢。」

戈司大笑着：「差不多還有你剛才小心翼翼地數着的那麼些錢。」

『呂佩珈』那猶太人說：「這個傢伙太調皮了；但是他們主人真是一個好孩子。」
可是呂佩珈早已走出去了。

戈司走下了扶梯，到了黑暗無燈的大廳上，他正在摸索着大門的時候，看見有一個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手裏提着一盞小銀燈。她做了一個手勢，叫他走進了一間小小的廂房。他依從了她，跟着她進去。走進了那房間，他才吃驚地知道這個領路的女人就是他曾在比賽場中看見過的，並且，在一刻兒以前，還曾在她父親房裏看見過的那個美麗的猶太姑娘。

「剛才我父親不過和你開玩笑罷了，善良的人，」呂佩珈說。「你們主人給他的恩惠比那馬和甲冑還貴呢，甚至要貴上十倍呢。現在你付了我父親多少錢？」

『八十個金幣，』戈司說，很詫異於這樣的問話了。

『在這個袋裏，』呂佩珈說，「你可以有一百個金幣。把你主人的錢還了他，其餘的你自己拿了。現在快走罷：你經過這個聚滿了人的鎮市的時候得小心些，要不是

你會得很容易地連錢帶性命一塊兒喪掉的。」

「理·鄧思丹哪，戈司走上了那黑曠的林蔭路的時候，獨自說着，『這不是個猶太女人，簡直是一個天上的仙女了！我主人給我十個金幣——這仙女給我二十個！啊，快樂的日子！再有這些錢就可以贖我的自由了。』」

第九章 戈司在強盜羣中

戈司底險難還沒有完呢他自己也實在不敢希望就此一路平安，因為在走過了那鎮梢的一二家人家之後，他發覺自己已走在一條很冷僻的小路上，兩旁土堤上密生着樹木和叢莽，隨處有巨大的橡樹把牠底枝柯幾乎橫伸過對面的道旁去。路上很深地印着大車底輪迹，這種大車，都是近來用以搬運種種應用物品到比賽場上去的。路上又甚是昏黑，因為土堤和叢莽阻隔了月光。

遠遠地可以聽得有種種歌唱和歡笑的聲音從鎮市上傳來，有時被叫喊聲所打斷了；有時被一陣狂放的遠處的音樂聲所打斷了。這一切聲音，表示着那住滿了武士及其僕人們的鎮市上的紛亂狀況，使戈司心裏感覺到些微不寧。『那猶太姑娘底話倒是不錯，』他對自己說，『天保佑，我希望我平平安安地帶了這些錢財走完了我的路。這裏有這麼多的游蕩武士，還有游蕩侍從，還有游蕩兵士，還有游蕩奴僕，就是身邊祇帶一個先令走路的人也是危險的——何況我，一個帶了滿滿的一袋金幣的窮收

豬奴，真是更危險了。我希望能夠走出這些混賬的叢莽底遮蔭，讓我可以在強人跳上我肩頭來之前看個明白。」

戈司加緊了他底脚步想快些走到那路尾的曠地上；但是他竟沒有福氣達到目的。他剛走上了坂，那兒林莽更爲繁密，忽然有四個人，兩邊兩個，從路旁跳出來把他抓住了。抵抗是不可能的了。

「把你的錢交出來，」其中有一個說。「我們是人民底救星，專門替每一個人解除負擔的。」

「我的東西你們可沒有這般容易拿，」戈司喃喃地說，「如果我還有膽力管牠的話，我一定要給牠抵抗三棍的。」

「我們停會兒儘瞧罷。」那強人說。於是向他的同伴說道：「把這傢伙帶了去。我看他失了錢袋之外，還想磕破腦袋呢。」

戈司於是被他們推挽着去，粗暴地被拖過了路左邊的上塹。於是他到了那土堤和曠地中間的一堆最密的菁莽裏。他又被逼迫得跟着這些強暴的嚮導走進了這樹

林的最深處的地方。於是他們立停在一塊空地上，一點沒有樹木，月光無阻礙地照射下來。這四個強徒在這裏又跳上了另外兩個，這兩個看來似乎也是同黨。他們都穿着綠衣服，腰間都掛着短劍，每人手裏拿着一條木棍。戈司此時才看出他們的臉上都蒙着一塊黑布，只露出了兩隻眼睛。

「你這傢伙有多少錢？」一個強盜說。

「三十個金幣是我自己的財產，」戈司回答。

「這個口袋裏，」那盜魁說，「我隔着你的大褂就看得出來，不止三十個金幣。」
「那是我主人，那個好武士的錢，要是你們拿了我的錢去够了，我可用不到告訴你們這個錢。」

「你倒是個老實人，」那強盜說，「如果你對我們老老實實的話，你自己的三十個金幣倒可以逃過了。把你的錢袋拿出來——慢着，先說誰是你的主人？」

「那無家的武士。」

「就是今天在比賽場上得勝的那個嗎？」

『正是。這錢袋裏是四匹馬和四副甲冑的價錢。』戈司回答。

『袋裏有多少？』那強盜問。

『二百個金幣。』

『祇有二百個嗎？』那強盜說；『你們主人對待那些敗將太好了，讓他們便宜了去。這些錢是誰付的？說出名字來。』

戈司說出了他們的名字。

『那麼，那廟衛字列益·特·薄阿·吉爾倍的甲冑和馬呢——他出了多少錢？你說，你騙不了我。』

『我們主人。』戈司回答，『不要那廟衛什麼，祇要他的性命。他們彼此挑戰過，要打一個你死我活的。』

『真的嗎？』那強盜說；『那麼此刻你帶了這麼許多錢在阿希倍幹什麼？』

『我去付錢給那猶太人埃薩克，因為我們主人今天比賽用的那副甲冑是問他借的。』

『那麼你付了多少？』那強盜問。『這袋子裏還賸許多錢呢。』

『我付給埃薩克八十個金幣，他還了我一百個。』

『怎麼？什麼話！』那些強盜立刻都異口同聲地說。『你敢對我們說這樣的謊話嗎！』

『我說的都是真話，』戈司說。『你們可以在這個錢袋裏找到還有一個綑袋，裏邊剛好一百個金幣。』

『拿個火來！』那盜魁說。『我來搜這個袋子。』

有人點了一個火來。其餘的那些強盜都圍集在盜魁四周，甚至那兩個抓着戈司的也鬆了手。趁着這個機會，戈司忽地擺脫了身。從一個強盜手裏搶了一根木棍，他一擊就打倒了那盜魁，而且幾乎搶回了他的錢袋。可是那些強盜比他更快地重新又捉住了他。

『混賬的東西！』那盜魁站起身來說，『你竟敢打破了我的頭。若是賺到了別人的話，你這樣的無禮，一定要吃點苦楚。但是你馬上就會知道你的運氣了，好傢伙，』他

這樣說了，又對其他的強盜說：『那武士的錢不要去動牠。他和我們很相像的，在滿地都是豺狼與狐狸的時候，狗子可不能自己相打起來。』

『像我們嗎？』一個強盜說。

『是的——他不是像我們一樣的窮，一樣的無家嗎？我不是像他們一樣的靠着劍鋒掙錢嗎？他不是曾打敗了弗朗·特·伯符和馬爾伏亞耶嗎？若是我們能够打敗他們，我們豈不是也要打他們的嗎？難道你們的意見以為我們應該對待他得比那猶太人都不如嗎？』

『不，』其餘的強盜說，『那真是丟臉了。但是這個放肆的傢伙，難道也讓他好好兒走嗎？』

『你們也未必打得過他，』那強盜說。於是他向戈司道：『你已經把我打了一悶棍了；若是你也能够打倒他們，那麼就放你自由出去。蜜勒，拿起你的棍子來。你們把這傢伙放開，給他一條棍子。這裏儘够亮可以動手了。』

於是這兩個人，每人拿了一條棍子，走到那空地的中央，以便得到充分的月光。那

些強盜叫着，『蜜勒，留神！』那蜜勒握着木棍的中段，在頭上旋轉着，驕傲地叫着：『來來，好傢伙，要是你敢，你馬上就知道我的臂力了。』

『一個規矩人決不怕一個小毛賊的，』戈司回答，把他的木棍繞着頭揮舞得像那強盜一樣的熟練。

他這樣說了之後，兩人就接戰了，最先的幾分鐘，他們表現着同樣的臂力，勇氣和本領，很迅疾地互相停停打打。立在遠處的人聽了他們的木棍聲音會得以爲雙方至少各有六個人的。

好久他們打了個平手。於是蜜勒開始發性子了，他惱怒着今天竟碰到了這樣一個勁敵，同時又因爲聽見了那些以他的困窘爲娛樂的同伴們（在這種情形中是常有的）的譁笑而更憤怒着。對於這樣一場緊急的戰鬥，這憤怒並不是一種有利的心境，此刻所需要的是最大的沉着；剛巧戈司的性情是很凝靜的，因此他就給予他一個取勝的機會了。

蜜勒猛厲地逼進來，蓄心把他底木棍先用這一端打下來，接着再用那一端打下

來，戈司把兩手握著木棍，相去約一碼餘，很快的揮舞着，同時保護着頭部和身體，於是把這一次襲擊抵抗過了。最後，看出他底敵人已經有點吃力了，於是他用左手把木棍去打他底面部；當蜜勒想避開這一擊的時候，他突然把右手的木棍猛力地向他左面打下去，於是一擊就擊中了他的敵手的左額。蜜勒全身仆倒在地上了。

『打得好！』那些強盜喝采起來。

『你走你的路罷，朋友，』那盜魁說。『但是要記牢，不要打聽我們的名字，也不要想打聽我們是那等樣人——否則你一定會交到你自己也夢想不到的壞迷道的。』
『戈司謝了那盜魁，並且答應依從他的勸告。於是兩個強盜拿起了他們的木棍，吩咐戈司緊跟在他們背後，沿着一條穿過那樹林及附近的田地的小路上走去。在樹林邊，有兩個人和他的嚮導談着話。那嚮導對他們切切地說了幾句，於是放他們過去。這情形使戈司看出那些強盜的人數一定很多，而且對於他們聚會的地方，四周都有很規律的防護。』

當他們走到了空曠的平野上，戈司在那裏簡直很難於找覓他的歸路，於是那兩

個強盜又領他一直走過去到一個小山頂上。從那山頂上望下去，他可以在月光中看見那比賽場，和兩邊的輝映着的帳幕，裝飾着許多旗幟飄揚在月光中，這些都就在他腳底下。并且他還可以聽到那些守夜的武士們的歌聲。

那兩個強盜在這裏就止步了。『我們不再送你過去了，』他們說；『再過去我們可不得安全了。記着你剛才聽見的警告。今晚你遇到的事情萬萬不准說出來。若不聽話，我們報起仇來，倫敦塔也保護不了你。』

『晚安，好老爺們，』戈司說，『我永遠記着你們的命令，我恭祝你們做一票平安正直的買賣，這個或者不會使你們着惱吧。』

他們就這樣地分別了，戈司走到了他主人的帳幕。他對他的主人，也不管那盜魁的警告，把這一晚所經過的種種事情都告訴了。

那『無家的武士』對於呂佩珈和那些強盜的慷慨覺得非常驚異。當下他就一橫身在榻上睡了，戈司則伸挺了他的四肢睡在帳幕門口的一張熊皮上，若有人進來，就非攪醒他不可了。

第十章 第二日之比賽

次日早晨，天空中晴朗無雲，整個原野上隨即都挨滿了趕到比賽場上去的人們。大約在十點鐘光景，一陣音樂聲宣告了約翰親王及其侍從的駕到。同時那撒克遜人凱特立克和羅溫娜姑娘也來了。亞賽爾思丹並不和他們同來，他今天已披上了甲冑，加入到薄阿·古爾那方面去了。他這種舉動是有一個理由的：雖然他懶得不想設法使他自己得到羅溫娜姑娘的歡心，但他的眼睛並不瞎，他也知道她的美麗，況且自從凱特立克表示認可之後，他對於他與她的婚姻關係認為是一種業已決定了的事實。因此，當他看見那「無家的武士」選定羅溫娜姑娘為美豔女王的時候，心裏就老大不高興起來，於是決定了，如果有機會的話，要使那「無家的武士」嘗嘗他的戰斧的分量。

約翰親王一看見昨天選定的美豔女王來到了比賽場上，他立刻就騎着馬迎上前去。他除掉了他的冠冕，下了馬，幫助羅溫娜姑娘降下了馬鞍。他的侍衛，同時也都脫

帽致敬，其中一個最尊貴的也下馬來替她拉定了馬轡。

「我們在這裏，」約翰親王說，「做一個效忠於美豔女王榜樣的，讓我們自己來引導她去升上今天她必須坐的寶座吧。小姐們，請來伺候你們的女王！」

這樣說着，親王便率領羅溫娜到那和他的御座對面的名譽座上去，在場的許多最美麗最著名的閨秀們便爭先恐後的去搶一個最鄰近她們的「女王」的座位。

羅溫娜一就座，便有一陣大爭被羣衆的歡呼所淹沒的音樂聲響起來祝賀她的新榮譽。

監場的官員們宣噤了肅靜之後，就有人宣讀本日的比賽規則。與賽者祇許用劍相擊，而不許相刺。乘馬之武士不得再與墮馬後徒步之武士相搏。約翰親王宣旨後方得停戰。

於是許多武士從比賽場之兩端排成兩長隊魚貫而入，在場內又各自分成前後兩排，雙方遙遙相對，每隊的首領就站在前排中間。

看這許多英偉的人，很勇敢地騎在馬上，很華麗地武裝着，正在雄糾糾地立着預

備斃，這真是一種壯麗的——同時又是一種使人耽心的——景緻。他們像許多鐵柱一般地屹然挺坐在鞍上，和他們的那些性急得蹶着地的勇敢的馬匹同樣熱心地等候着號令。

直到現在，那些武士們都把他們底矛頭豎起着，讓那些輝煌的矛尖在太陽光裏閃爍着。他們這樣地等候着，待那評判員審察過雙方人數完全相等了。那評判員於是退去，於是由一個名字叫作威廉·特·維微爾的人用一個霹靂似的大聲叫着號令：「開始！」音樂響了；號角吹起了；武士們立刻都把矛頭放下來；馬都被催促得向前奔，於是每一隊裏的前面一排彼此疾馳過來，在比賽場中間撞着了，這一陣呼噪聲可聞一里之遙。每隊中的後排武士用較慢的步驟前進以補充前排。

這一仗的結果，最初簡直看不出來，因為這許多馬蹄所趕起來的灰塵差不多遮黑了天空。當觀眾們的眼睛可以看清楚來的時候，每隊裏已經有半數的武士墮馬了。有幾個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好像再也站不起來了。有幾個已經立起身來和他們的對手徒手格鬥了。有幾個已受傷的想止住流血，便自行出場去了。馬上的武士之折斷了

矛的此刻便拔劍相交了。

不久，第二排人馬衝上前來幫助他們本隊的同伴了，於是又大大地增加了紛亂。
薄阿·吉爾倍的一隊高叫着：『擁護聖廟！擁護聖廟！』另外的一隊也高聲叫着：
『Desdichado！ Desdichado！』以為應答。

這場戰鬥似乎忽然向場地的南邊去，忽然又移向北邊去了。劍擊着甲冑的聲音和武士們的喊殺聲很可怕地混和着音樂聲，并且還沒和着那些墮下馬來在馬脚下孤單無助地翻滾着的人們的哀哭聲。燦爛的甲冑現在都被塵土和血所染污了。那些從頭盔頂上斷下來的羽毛在風中像雪花一般地飛舞着。剛才所看到的一切美麗愉快的景緻全都不見了，現在所看到的景緻祇能喚起恐怖與憐憫的情緒了。

兩方面的人數都減少了，因為有許多人都自願或被逼得退出了比賽場。最後祇剩那『無家的武士』和薄阿·吉爾倍兩人在格鬥了。他們都非常靈敏地進擊着對方或掩護着自己，四圍的觀眾發出了一陣歡呼喝采的聲浪來。

這時候，那『無家的武士』的一隊的戰局是形勢很壞的；一邊有弗朗·特·伯

符的巨臂，一邊有亞賽爾思丹底神力，把他們的對手一個個的掃蕩淨了。等到他們並沒有有一個對手來絆住的時候，他們立刻就掉轉馬頭從兩對面趕上來協助薄阿·吉爾了。

觀衆都知道那「無家的武士」萬萬受不了這三個人同時突進的，勢力不平均的意外襲擊。

「留神，無家的老爺！」四周的人都叫着。他向薄阿·吉爾倍猛刺一下之後，立刻就掉回馬閃避亞賽爾思丹和弗朗·特·伯符的襲擊。這兩個人，因為從對面疾衝過來，兩匹馬幾乎彼此衝撞了。於是，他們勒轉了馬，三個人同一個方面追逐着那「無家的武士」。

除了他昨天所得獎的那匹駿馬的敏捷和節溜之外，恐怕沒有別的東西能救助他了。他忽然轉到這邊，忽而又閃到那邊，像一隻飛鳥似的敏捷，老是與他的對手離開着。他一忽兒去衝去過個，一忽兒又去突擊那個，很飄忽地揮着他的劍，不讓對方有還擊的機會。

在約翰親王四周的貴人們都勸他傳旨停戰，以拯救這樣勇敢的一位武士，不致於被較多數的對手所圍住了。

「我決不！」約翰親王回答。「這個隱姓埋名的傲慢的傢伙已經得了昨天的獎，今天應該讓別人得獎了。」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意外的事件來改變了這一天的命運。

在那「無家的武士」的一隊中，有一個披着黑色甲冑，騎着一匹黑馬的武士；人和馬都異常高大有力。這位「黑武士」在以前的戰陣中並沒有顯出多大的興致來，他從容地擊退了那些向他進攻的人，但並不追逐他們，也不去進攻別人。因此，觀衆都稱之爲「*Le Faincant*」，意思就是「懶惰的」武士。

當那「黑武士」看見他一隊中的首領被人家這樣猛厲的攻擊着，他捨棄了他的懶惰，趕上來幫助他，高叫着：「無家的武士，我來幫你！」這實在是來得正好，因爲那「無家的武士」正在進逼着薄阿·吉爾倍，而不防弗朗·特·伯符已舉起了劍攔馬近身了；但是，在他這一劍劈下去之前，那「黑武士」已經一劍斬在弗朗·特·伯

符的頭上了。那劍從漆的頭盔上滑落到馬頭上，於是弗朗·特·伯符和他的馬同時滾翻在地上，都被打昏了。於是那「黑武士」轉身與亞賽爾思丹去接戰。他的劍已經在與弗朗·特·伯符交手的時候震斷了，但是他還能夠從這撒克遜人手裏去搶下了斧頭，當頭一擊，亞賽爾思丹立刻昏厥墮馬，倒在地上了。於是他安閒地回到比賽場的北邊，讓他的首領去對付薄阿·吉爾倍了。

現在不再像剛才那樣的難了。薄阿·吉爾倍的馬因為流血之故而萎靡了，又因為那「無家的武士」之猛力衝擊而退縮了。於是薄阿·吉爾倍滾翻在地上。他的腳被絆住了，擺脫不掉，又站不起來。他的敵手於是跳下馬來，在他頭上揮着劍，命令他投降。約翰親王看見了薄阿·吉爾倍的危急，便傳旨吩咐停戰了。

阿希倍的著名的比賽就這樣地結束了。總計當場斃命者四人，重傷者三十人，其中不治者約四五人。評判員率領勝利者行過那滿地沾血的賽場而來到約翰親王御座下。

『無家的武士』約翰親王說，『因為你祇顧讓我知道這個名稱，所以我這

樣叫你了。現在我們第二次把這場比賽的光榮給予你，你有權利可以從那美麗與情愛的女王手裏去領取你的武勇所應得的光榮之冠了。」

那武士很深的鞠了一躬，但並不回答一句。

音樂響了。姑娘們都揮揚着她們的絲手帕，高聲地慶祝着。那兩個評判員把『無家的武士』引到羅溫娜姑娘所坐的寶座腳下，這時他似乎已經差不多不能走了。他被扶掖着跪在那最低的階階上。羅溫娜姑娘，從她的寶座上走下來，正要把那冠冕放上他的頭盔，但那評判員忽然叫道：『要把他的頭盔除掉！』這武士喃喃地說了幾句，但聲音低得差不多沒有透出到頭盔外邊來，而那評判員也不去注意他底不願意的表示。於是那頭盔被除去了，露出了一張二十五歲的青年人的俊美的被日光所晒黑的臉。他的臉色蒼白的像死了一般，有一二處淌着血。

羅溫娜一看見他就輕輕地驚叫了一聲。她勉強鎮靜着走上前去，戰戰兢兢地將那冠冕放在那勝利者的垂倒的頭上。

那武士低下頭去吻着這美麗的女王的纖手之後，便向前倒下來，在她腳邊昏厥

了過去。

於是發生了一陣紛擾。那凱特立克，本來因為他的已驅逐出去的兒子埃凡訶的突然出現而氣得沉默着，這時趕緊衝上前來，好像預備把他拖開羅溫娜身邊。但是那兩個評判員已經把他扶去了。他們解開了他的甲冑，才知道護心鏡已被矛尖刺穿，脇部有一處受傷了。

第十一章 『魔王脫鎖了』

埃凡訶這個名字一叫出來，立刻就傳遍衆口，直到約翰親王及其左右的耳朵裏。
 『我想，』他說，『我在昨天猜不透這套甲冑中間到底是什麼人的時候，早就疑心一定是我哥哥的朋友來了。』

『現在弗朗·特·伯符該把埃凡訶的那些土地還給他了，』特·李拉說。

『不錯，』華爾特瑪說，『這傢伙似乎要來索取李却賜給他的那個堡和土地了，那是約翰親王已經賜給了弗朗·特·伯符的。』

『弗朗·特·伯符這個人恐怕非但不肯放棄了一個堡，并且更想獨吞三個堡呢，』約翰親王回答。

『我剛才簡直很苦痛，』華爾特瑪·菲宙斯說，『看着那美豔女王的傷心。一個女人爲她的情人傷心，我從來也不會得感動的，但是今天這位羅溫娜姑娘那樣地抑制着她的悲哀，祇有從她那又緊的手和那雙凝視着她身前昏倒着的武士的沒有眼

淚的眼睛裏，可以看得出她的情緒來。」

「這位羅溫娜姑娘是誰？」約翰親王說，「我們常常聽見說起她的。」

「一位很有錢的撒克遜姑娘，」哀謨方丈回答，「一朵可愛的玫瑰，一件昂貴的珠寶。」

「我們可以給她做媒，嫁個腦門人，」約翰親王說，「使她快樂起來。特·李拉賽，你說怎麼樣？」

「如果是良田的話，我對於這個新娘也並無什麼不中意，」特·李拉賽回答。

「我們別忘記，」約翰親王說，「我們應該馬上就做，傳一個命令去給那羅溫娜姑娘和她的同伴，吩咐她們今天晚上來參加賽會。」

比賽的最後一個節目是較射。在場參加這種比賽的一共有八個人，獎品是一隻鑲銀的獵角。這八個人中間，多數是皇家的侍衛或腦門貴族的門下士，但那穿着綠衣裳的長人，就是昨天當埃薩克尋找座位的時候出現於人叢中的那個人，却也在內。

「你叫什麼名字？」約翰親王對這長人說。

「洛克斯萊。」他回答。「但是我並不想參加賽射，因為我不知道這些人平常用的箭靶是不是和我相同的。」

「那麼，洛克斯萊。」親王說，「你可以等他們先顯過本領之後再射，如果是你得了獎，我將加賞二十個銀幣；但是，如果你失敗了，你就得被褫去了你這套綠衣裳，用鞭子打出場去。」

一塊畫着許多圓圈的圓板豎起來了，這就是箭靶子。那塊板的正中塗着金色。這中心名曰「金心。」在金心的中心還有一個白點。那些弓箭手一個一個地上前去。二十四支箭中間一共有十支是命中「金心」的；這



十支箭中，兩支是馬爾伏亞的守林人許伯特所射的。

『現在，洛克斯萊，』約翰親王說，『你願意和許伯特較量較量嗎？』

於是有人抬了一個新的靶子來。許伯特的第一箭又中了金心，但並沒有射中白點。

『你沒有留心風向，許伯特，』洛克斯萊說。於是他踏步上前，若不經心地射出了他的箭，好像連靶子都沒有看一眼，但是他的箭離那白點比許伯特更近約二寸餘。

於是許伯特度了風勢，小心地又射了一箭，這一箭却正中那白點了。

『你總不能射得比這一箭更好了，』親王顯着一種嘲侮的微笑說。

『可是，待我來替他劈破了這支箭罷，』洛克斯萊說。

於是他比剛才稍微留神一些的射出了他的箭。剛好射在許伯特的箭桿上，從箭尾對劈到箭頭。

『現在，』洛克斯萊說，『我要放一個我們所常用的靶子了。』

他在地上豎起了一根木棒，大約有六尺長，一個拇指那麼樣粗細。

『誰能在一百碼之外射中這個靶子，我就叫他是一個配得上在李却王跟前射箭的弓手。』

『我的祖父，』許伯特說，『在赫斯丁戰役中挽得一手好弓，可是他生平也沒有射過這樣一個靶子——我也不會射。如果這個人能射折這個木棒，我就降服他了。我與其射這個在這樣的距離中連看也看不清楚的木棒，倒不如去射一根草或一縷太陽光了。』

『胆小的狗子！』約翰親王叱着，『來，洛克斯萊，讓我看看你的本領；但是，如果你射中了這個靶子，我要說你是這樣射法的第一個人。』

『我自當竭盡我的長技，』洛克斯萊說，『而且也沒有人能射得比我更好了。』洛克斯萊換了一根弓弦。於是他小心翼翼地描準了，觀眾們屏息止氣地靜待着。他的箭射出去了，把那木棒剛巧折為兩段。

接着就是一陣高聲的喝采；甚至約翰親王自己，因為佩服洛克斯萊的絕技的緣故，竟也暫時地失去了對於他的不滿意的感情。

「你居然贏得了這二十個銀幣和這獵角了；和果你肯充任我的侍衛，我可以加到五十個銀幣。因為從來不曾有過一條能挽這樣硬弓的手臂，和一雙能看得這樣準的眼睛。」

「請饒恕我，尊貴的親王，」洛克斯萊說，「我曾經賭過誓，如果我要做軍，那必須是替你的皇兄李却王盡忠。我把這二十個銀幣給許伯特，他在今天，也正像他的祖父當時在赫斯丁戰役中一樣，挽得了一手好弓。假如他並不很客氣地拒絕了比賽，他可以像我一樣地射中這木棒的。」

許伯特搖着頭，但他接受了那贈品。洛克斯萊，因為急於要避免人家的注意，混雜在人叢中一溜煙的去了。

約翰親王正待頒發比賽終了，全體退出會場的信號，突然有人拿一張小小的字條塞在他手裏。

「從什麼地方來的？」約翰親王問那遞送字條來的人。

「從外國來的，王希。」那人說，「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是一個

法國人送來的，他說他是日夜趕路而來的。

約翰親王展開了那字條。他的恐慌是顯然的，當他讀了這一行文字的時候，他的恐慌尤其增加了！『留神，魔王脫鎖了！』

親王的臉頃刻間變成死灰色的了。他把這字條給華爾特場和特·李拉賽看了。『這意思是，』他聲音顫悚地說：『我哥哥李却已經獲得自由了。』

第十二章 『像一個傻子』

在深夜時分，約翰親王的宴會已經散席了。華爾特瑪回到了阿希培的堡裏，在堡中的大廳上，他碰到了特·字拉賽。特·字拉賽已經把赴宴的長袍脫掉，換上了一身綠色的衣服，頭上戴了一頂皮的便帽，腰間佩着一柄短劍，肩上荷着一個號角。他手裏還拿着一隻長弓，皮帶上插着許多箭。

『這是做什麼蠢事的，特·字拉賽？』華爾特瑪說。『現在，當我們的主公約翰親王的運命正在決定的時候，難道是做戲的時候嗎？在這樣緊急的時候，你穿上了這樣一套蠢衣服，叫人家認你不出來，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

『我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個妻子，』特·字拉賽冷冷地說。

『我真不懂你的話。』

『我要去擱劫今晚離開這個堡的那些撒克遜人，而把那美麗的羅溫娜姑娘綁架了去。』

「你發瘋了嗎，特·字拉賽？」華爾特瑪說。「他們雖則是撒克遜人，可是他們是有財有勢的。」

「我並不讓他們知道我是誰，穿了這一套衣服，我難道不像一個綠林中的好漢嗎？讓那些強盜去承受他們的咒罵罷。把羅溫娜姑娘綁走之後，於是我再現出原形來，裝做一個任俠的武士，把這位不幸的美人從她的強暴的仇敵手裏去搭救出來。我將把她帶到弗朗·特·伯存的堡裏，或者到法國去，在她未成爲莫利恩·特·字拉賽的妻子之前，決不把她放出來。」

「真是一個了不得的聰明法子！」華爾特瑪說。「誰幫助你想出這個妙法來的，誰將幫助你去實行這個計劃呢？」

「如果你定要知道的話，那就是那廟衛，字列查·特·薄阿·吉爾倍。他和他的僕人將扮做強盜的樣子，於是我，在換過了衣服之後，便從他們手裏去救出那個姑娘來。」

「但是你以後又怎麼從薄阿·吉爾倍手裏去救出她來呢？」

「他是個廟衛，」特·李拉賽說，「所以他不能結婚的。我要去像一個真正的武士似的博取美人的微笑了。」

「像一個真正的武士，」華爾特馬照樣說了一遍，「我看應該說是像一個傻子。」

第十三章 黑武士與隱士

讀者諸君總還沒有忘記那比賽的結果是被一個不知名的黑武士的功績所奠定的。

這個武士在獲得了勝局之後立刻就離開了比賽場。他取道於那些穿過森林的極少有人行走的小路，一逕往北方走去。

現在已經是他行程中的第二個晚上了。人和馬都需要休息了，他覺得必須找一個可以宿夜的地方。

太陽已沉落在他左邊的羣山背後。他已走入樹林的最深處了。走了一會兒，他所走的那條小路似乎稍微寬廣起來，並且似乎更被人走熟了些；一陣鈴聲使他知道他已經走近了一個隱士住的團瓢了。他隨後就走到了一塊空曠的草地，草地的對面是一個大山岩。在山岩的底下，正靠着那個岩壁，有一所很陋劣的團瓢，是用大樹幹造成的，隙縫處便用泥土塗着。在右邊不遠，有一泓清冽的泉水從一個山壁中流出來，灌

注在一塊有凹穴的石頭裏。在這泉水旁邊，有一些穹門和柱石的遺墟，表示着從前這地方曾經有過一座小小的廟宇的。這塊和平靜穆的地方，在這黃昏中，在這旅行人的眼前，閃着微光，給了他不少宿夜的好希望。

他跳下馬來，用他的矛去叩那團飄的門。

「走罷，無論你是誰，」一個很深沉的聲音從那茅廬中回答着，「不要擾亂了我的晚禱。」

「尊貴的神父，」那武士回答，「門外是一個迷路在這樹林中的貧窮的流



考曼赫斯德教士

浪人，我要一點食物和過夜的床舖。」

『好弟兄，』那隱士回答，『我這裏窮得連一隻狗願意分享的食物都沒有，至於我的床舖呢，一隻養得很好的馬都會憎厭的。走罷，走你的路罷。』

『我求求你，神父，』那武士說，『至少請你把門開開，給我指示指示路徑。』

『我求求你，好弟兄，』那隱士回答，『不要再打攪我了。你已經害我停了四遍禱禱辭了，那是必須在月亮升起來之前唸完的。如果你逼得我使用兵器來抵抗的話，這對於你是不利的。』

『那條路！那條路！』那武士叫着。『你還是趕快開門呢，還是要我自己把門打下來！』於是他用腳猛烈地踢着門。

『不要性急，我來開門——雖然這是不會使你愉快的。』

那扇門開了，那隱士，一個身軀偉大而壯健的人，立在那武士面前。他一隻手拿着一條粗大的木棍，身旁立着兩隻狗，預備衝到這旅行人身上來。但是，當他看見了這武士的魁梧的身軀，他立刻就改變了一種粗率的客氣口吻，請他走進他的團瓢裏去。

在那團瓢裏，除了一架樹葉子舖成的床，一隻桌子和兩隻粗陋的椅子之外，一點也沒有什麼別的了。這兩個人坐了下來，彼此凝視着，各人心裏都在想，平生簡直很少看見有比對面坐着的這人更精壯的人過。

「尊貴的隱士，」那武士說，「我要請你告訴我三件事情：第一，什麼地方可以安頓我的馬？第二，有些什麼東西可以給我當晚餐？第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過夜？」

「我將用手指來回答你，」那隱士說，「因為，在可以做手勢的時候而說話，這是違反我的戒律的。」這樣說了之後，他就指着一個屋隅道：「安頓你的馬的地方是那邊。」他又指着另外一隅道：「你的床舖在那邊。」他拿了一個盆子，盆裏盛着大約兩把手乾豆，「這是你的晚餐。」

在唸完了一遍很長的拉丁文的餐前禱辭之後，這位主人就好像給他的客人做一個榜樣似的，很文雅地拈起三四顆豆來送進他那生着兩排白皓齒的，有力的，像狼一般的牙齒的，大嘴裏去。這幾顆豆在這樣一架龐大而有力的磨子裏碾着，實在顯得是貧乏的東西了。那武士卸下了他的甲冑，顯出了一個密生着黃色鬚髮的頭顱，一副

俊偉的容貌和一雙奕奕有神的眼睛。那隱士，看見他的客人已顯出了真面目，便把自己的面罩除掉了。他的臉上一點沒有一個過着艱苦生活的隱士的神色。這是一個精壯的臉面，兩道闊大的黑眉毛，一個樣子很好的前額，兩塊面頰肉紅而且圓。這樣一副臉貌，再合上他的壯健的身軀，與其說是吃乾豆和清水過活的，還毋寧說是吃美酒肥肉的。這位客人注意了這個特點。當他很困難地吞下了一口乾豆之後，他覺得絕對有向這位舉人討一點飲料的必要了。那隱士答應了他的請求，把一大壺從山泉中取來的清水放在他面前。

『這是從聖·鄧思丹的井中汲來的，』他說，『祝願他的名字。』他把嘴湊在壺邊，喝了一口，從他這樣的稱贊這水，人家或者會以為他一定要喝一大口了，誰知他却祇喝了一小口。

『我覺得，』那武士說，『你剛才吃的那簡單的食品，和這一點點水却使你長得這樣的怪肥胖和壯健。你這樣一個身子，如果去使劍弄棒，取勝於人，比起這樣的在荒郊野地裏唸着經，以乾豆冷水為生，蹉跎歲月，似乎更適宜一些。』

「武士大人，」那隱士回答，「這些話祇表示了你的不懂事，這種維持我的生活的簡單的食品是為諸神聖所祝福的。」

「神父，在你的臉上，天做成了這樣一個奇蹟，請允許我這個罪孽的凡人請教你的大名罷。」

「你就叫我，」那隱士回答，「考曼赫斯德的教士吧，因為在這一帶地方，人家就知道我這個名字。不錯，他們還加上一個「神聖的」——但是我不願意人家這樣稱呼我，因為我是不配這樣稱呼的。現在，勇敢的武士，我能不能請教你這位貴客的大名呢？」

「真的，神聖的考曼赫斯德的教士，」那武士回答，「在這一帶地方的人都叫我黑武士的。有些人，大人，還加上一個「懶惰的，」但是我不很高興讓人家這樣叫我。」

那隱士聽了他的客人這樣的回答，禁不住微笑了。」

「我知道了，」他說，「懶惰的武士大人，你是一個聰敏多智的人；而且，像你那樣過慣了宮庭和營帳中的富麗和安逸的生活，我知道我的清苦的食物是不會使你稱

心的。現在我想起來了，懶惰的大人，當那善良的守林人留下這兩條狗給我做防衛的時候，他還留下了一點吃的東西，因為我用不到牠們，所以竟忘記了——因為我心裏專想着一些更嚴肅的思想。」

「我敢賭誓說他曾留給你一點東西的。」那武士說。「神聖的教士，在你除掉你的面罩的時候，我就相信這小屋子裏一定藏着好東西了。你那管林的真是一個趣人。他一定看不過你的牙齒碾磨這種乾豆，或是你的喉嚨裏讓這種沒味道的飲料流過。快讓我看看那管林人的禮物。」

那隱士對那武士投了一瞥狐疑的眼光，似乎在決不定他將對於這位客人信任到如何地步。然而，那武士的臉上很清楚地顯出了十足的正直。他的微笑裏也含有一種使人不可抵抗地覺得要笑出來的魅力，而這又給人家以一個信實的保證。

在互相看了一兩眼之後，那隱士就走到這小屋的最遠的一邊去，把一扇很謹慎很巧妙地遮掩着的門開了。他從這密室中拿出了一大盤肉來。他把這盤肉放在客人面前，這客人立刻就動手嘗味道了。

「那善良的管林人去了多長久了？」那武士把那隱士的伴肴噍了幾口之後，這樣問他的主人。

「大約兩個月了，」那隱士急急地回答。

「我看來，」那武士回答，「在你這關瓢裏，一切都是很神奇的，神聖的教士！我可以賭誓說我此刻吃的這隻肥鹿在上個星期還是奔跑着的。」

那隱士聽了這些話，似乎很有容意。況且，他看着盤裏的肉，被他的客人當作一頓最好的晚餐而大嚼着，正在逐漸減少下去，臉上也逐漸地在顯出悲哀起來——可是這頓晚餐是他的隱士的身分所不許他分享的。

「我曾經到過巴勒斯坦，」那武士突然停止了吃肉，這樣說，「我記得那邊有一個風俗，每一個款待客人的主人，爲了證明他的食品的完好起見，必須和客人同吃一些的。雖然我決不疑心像你這樣一位聖潔的人會得安下什麼陷害客人的東西，可是如果你能依照這種東方的風俗，我是非常感謝你的。」

「爲了使你安心起見，」那隱士說，「我可以破戒一次，」於是他的手立刻就伸

到盤子裏去了。

「神聖的教士，」那武士說，「我敢賭誓說那善良的管林人一定也留下一點酒給你做這好肉的伴侶的。」

那隱士祇以微笑回答着他，於是從另外一個秘密的地方去取出一大瓶酒和兩隻杯子來。那武士跟着他看着，在這貯藏所中還看見有兩三把好的弓，幾支箭，還有一隻筭篋。

「我看見，」那武士說，「那裏有一件傢伙，我可以在這邊給你證明我的本領了。」他彎身下去取出了那筭篋，「我看這傢伙已經缺少了一條弦了。」

「啊，你居然看出了嗎？」隱士回答。「這就可見你是此道的名家了。酒，」他翻下了眼珠又說，「都是酒的不好。我對阿蘭阿岱爾說的，如果他在喝了第七杯酒之後碰一碰這東西，他一定會把牠弄壞了的；可是他聽話。朋友，我給你乾一杯，祝賀你成功的演奏。」

他們的戲謔愈來愈熱鬧了，各人都唱了許多歌。後來他們的娛樂却被一陣狂瀾

的敲門聲所阻止了。

這敲門的原委，必須要先講了本書中另外一羣人物所遭逢的事情，然後才能解釋明白。

第十四章 『都做俘虜了』

當那撒克遜人凱特立克看見他兒子埃凡訶昏倒在阿希倍比賽場上的時候，最初他想吩咐僕人們立刻去照顧他的。但是這個命令始終沒有下去；因為他覺得在這許多人面前，他不便承認這個已經驅逐出去的兒子。然而，他到底吩咐了奧斯華爾，去看客們散盡了之後，把埃凡訶帶到阿希倍城裏去。

後來看客們都走了；可是埃凡訶也失蹤了。奧斯華爾看見他剛才曾經倒臥過的那血跡殷然的地方，但是不再看見埃凡訶這個人了。這好像是有什麼神仙把他運去了。忽然他看見了一個人，服飾像是一個武士的僕人，他認識這就是他的同事戈司。他一把拖牢了戈司，詢問他埃凡訶的下落，旁邊有一個人告訴他，有幾個衣服穿得很華美的僕人把那武士很小心地抬起來，送進一輛屬於看客中的一位小姐的馬車裏，於是就把他載去了。原來把埃凡訶載去，並且給他醫治創傷的，就是那猶太女郎呂佩珈，但這事實，奧斯華爾却終於沒有知道。

羅溫娜姑娘謝絕了不去赴約翰親王的宴，於是凱特立克祇得獨自去了。他回來的時候，氣性非常之壞。於是他才第一眼看到那個逃奴戈司。

「奧斯華爾！亨德囊！」他叫着，「爲什麼你們不把這個該死的東西鎖起來？」

於是僕人們用一根繩子把戈司的手綁起來，因爲那繩子是在手頭最方便的東西。

「這是爲了，」戈司說，「愛你的骨肉過於愛我自己的。」

「上馬趕路，」凱特立克說。

這一行人急急地走到了聖·維安爾的方丈那裏，預備在那裏吃晚飯。那方丈，也是一個撒克遜人，供給了他們一頓極好的晚飯。於是他們就在那裏住了夜，直到次日早晨才和那方丈告別。

在走了一程之後，他們走到了當時所認爲最危險的那個森林區的邊界上，因爲那森林區裏被許多強盜佔據着。然而，雖則時候已經不早，凱特立克和亞賽爾、思丹却以爲他們是萬無一失的，因爲他們除了汪霸和戈司（他是一個囚徒）之外，還有十

個僕人跟隨着。

這一行人正走之間，忽然被接連的叫救聲所震駭了。他們鞭馬向前，尋到那叫聲所從而發出來的地方，很吃驚地看見一輛馬車，旁邊有一個作猶太人裝束的女子，還有一個老頭兒，他的那頂黃便帽顯得他也是個猶太人，正在來來往往地走着，非常絕望似地合着手。

過了半晌，這約克的埃薩克（原來他已經是我們的老朋友了）才能說出話來。他說他曾在阿希倍雇了六個夫役護送他們，還有一輛載着一個患病的朋友的馬車。他們一路行來都是很平安的。到得這裏，有一個樵夫告訴他們，在前路的樹林裏有一大羣強盜輪在那裏等候。於是那六個人都嚇得逃走了，并且把駕車的馬都騎了去，拋下了他和他的女兒在這裏受那些強人的攻擊或者甚至暗殺。

「你肯不肯，」埃薩克又說，「允許我們爲了安全之故和你們一道走？」

凱特立克正要拒絕他們。這時那呂佩珈，跪在羅溫娜姑娘前面，吻着她的長袍的邊緣，請求她看上帝面上可憐她們，允許她們在他們保護之下同行。「這並不是爲了

我自己而請求你做這好事的。」呂佩珈說，「也並不是爲了那窮苦的老頭兒。這是都爲了一個許多人所親愛的，甚至是你所親愛的人之故，所以我請求你允許這個病人同行，讓他好在你們的保護之下有一個照顧。因爲，若是他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你會得到死都懊恨的。」

呂佩珈的尊貴而莊重的懇情的口氣感動了這美麗的撒克遜姑娘。

「這個人又老又衰弱，」她對凱特立克說；「這姑娘又年輕又美麗；他們的朋友又病得快要死。讓他們和我們一道去罷。」

於是那囚徒戈司被趕下了馬。當他下馬之後，他悄悄地請汪霸給他鬆了那綁縛兩手的繩結，於是他匆匆走着，溜煙兒自逃了。

重新整頓了一遍行李，這一羣人又攢程前進了。

現在所走的路狹得不能容兩人以上並騎而行了。而且牠還是開始在傾斜到一個有一條溪澗穿過着的峽谷裏，那溪澗的兩岸已經坍塌了，滿是泥濘，而且蔓生着小樹。凱特立克和亞賽爾思丹兩人走在前面，看出了在這狹路上被襲擊的危險，便趕快

往前走。當他們和一部分從人剛才渡過那溪澗的時候，就被一羣強盜所首尾夾攻了。他們一點沒有妥善的預備可以作任何抵抗的。「卑喬治保佑愉快的英國！」這是那些強盜的戰爭口號——因為他們假裝着是撒克遜強盜，所以他們用這樣的口氣。

除了汪勒之外，全體都做了俘虜。那汪勒從一個僕人手裏搶了一柄劍，想搭救他的主人。但後來看看自己敵不過，便跑進草莽中逃了。

可是這勇敢的俳優，當他自己覺得已經沒有危險之後，却開始想不定他要不要回轉去和他所敬愛的主人同囚了。

「我從前曾經聽人家說過自由的幸福，」他說，「但是我却要任何一個聖人來指教我，此刻既經得到自由之後，我該怎麼辦呢？」

當他躲匿着的時候，有一個很近的聲音在叫他：「汪勒！」

「戈司！」他回答；於是那牧猪奴立刻就立在他面前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戈司說。

「我的主人和我的姑娘，所有的人都做了俘虜了——給許多穿綠衣服的人虜

去了。」

「汪霸，戈司說，『你有二柄劍，而且你的心也很強。我們雖然祇有兩個人，但是兩個有決心的人的突然的襲擊可以做一點大事情的。跟我來罷。』」

那俳優正待聽從他的時候，忽然另外有一個人出現了。從他的衣服上看來，汪霸以為他一定是剛才攔劫他主人的那些強盜中間的一個。但是，雖然在夜色中，他隨即就認出了這是在比賽場上獲得射箭獎品的那個洛克斯萊。

「你們這些話是什麼意思？誰敢在這個樹林裏擄掠？」他說。

「你應該去看看他們的衣服，」汪霸說，「看看到底是不是你的嚶嚶們的衣服；因為他們也正像你自己一樣的穿着兩片青草。」

「我立刻就會知道的。你們不要走開，等我回來。」

洛克斯萊在幾分鐘之後回來了。

「我去混在這些大中間了，」他說，「探聽明白了他們是誰的手下，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三個人要去打他們，簡直是發瘋了。但我希望馬上可以集合起一股人來打

他們。撒克遜人凱特立克在需要的時候決不會沒有英國人來幫助他的。」
這樣說着。他跨着大步穿過樹林去，那俳優和那牧豬奴都跟着他走。

第十五章 強盜之集合

在三小時的步行之後，洛克斯萊和他的兩個同伴走到了樹林中的一塊小小的空地上，在那空地中央有着一株龐大的橡樹。在這株樹底下，有四五個穿綠衣服的人躺着睡覺，另外有一個人往來巡守着。

聽見有腳步聲走近來了，那巡守的人立刻就報了警號；睡着的那些人全都跳起來，扣着六支箭正對着這一行人走近去的方向。於是他們的嚮導人，洛克斯萊，被認識了，那些人以種種恭敬的表示迎接了他。

『密勒到那裏去了？』這是他第一句問話。

『帶了六個人和一個得獎的好希望到洛夏漢去了。』

『還有阿蘭阿岱爾呢？』洛克斯萊問。

『上滑特令街去守候喬伏寺的方丈了。』

『這真是一個好主意，』那首領回說，『——那麼特克教士呢？』

「在他那考曼赫斯德的茅廬裏。」

「我正要在那邊去，」洛克斯萊說。「你們散開去把伙伴們都召集攏來，還要儘你們的能力招些人來。明天黎明在這裏會集。你們中間分兩個人趕快到弗朗·特·伯符的叻吉爾思冬堡去。有幾個年輕的爵爺，穿着像我們一般的衣服，帶了許多俘虜到那裏去了。爲了我們的名譽之故，我們必須處罰他們。」

於是洛克斯萊和他的兩個同伴繼續趕路向考曼赫斯德的團瓢而去。當他們走到那月光滿照的山谷中的時候，汪霸輕輕地對戈司說：「你聽，那些教士在團瓢裏唱歌呢！」

果然，那隱士和他的客人正在唱一支古代的飲酒歌：

※ ※ ※ ※ ※

「來，把那棕色的酒碗遞給我，

好孩子，好孩子。

來，把那棕色的酒碗遞給我；

哈！有趣的鄭廣，我看見了一個酒鬼。

來，把那棕色的酒碗遞——給——我！

※ ※ ※ ※ ※

洛克斯萊的接連着大聲的敲門終於驚動了那隱士和他的客人。那武士急急忙忙地穿起甲冑，而那隱士則趕快搬過了飲宴的形跡。

「瘋教士，」門外叫着，「給洛克斯萊開門呀！」

「沒有事，」那隱士對他的客人說；於是他把大門開了。

「怎麼，隱士，」洛克斯萊說，「你又把那一個酒伴請進來了？你把一個不認識的武士請了進來，不是發了瘋嗎？你把我們大家答應的話忘記了嗎？放下你的祈禱書，武裝起來罷，我們要自夥裏的每一個人都去幹事。」

那隱士很快地脫去了他的長袍，穿上了一件綠衣服。當他正在換衣服的時候，洛克斯萊把那陌生的武士拉在一邊，這樣詢問他：

「你就是在第二天比賽的時候來決定了英國人的勝局的那個人。你不要否認，

武士大人！

『如果你猜得不錯，便怎麼樣呢？』這武士說。

『我就要拉你加入到一個勢力較弱的團體中來做一個朋友。有一羣壞人，假扮了我們這種比他們自己好的綠林英雄，把那尊貴的英國人，撒克遜族的凱特立克，羅溫娜姑娘，和他的朋友亞賽爾，思丹都綁了去，把他們擄到這個森林中的一個名字叫做叻吉爾，思冬的堡裏去了。你是一個好武士和一個好英國人，你肯不肯幫我們去救他們出來？』

『憑着我賭過的誓，我應該做這件事，』那武士說，『但我要知道你是誰，誰請我幫助的。』

『我是，』那首領說，『一個無名人，但我是我的國家的一個朋友，也是我的國家的朋友的朋友。我這樣說法，你應該滿意了，尤其因為你自己也不願意讓人家知道你的姓名。』

『那麼我就不再問下去了，』那武士說，『我就幫助你去把這些俘虜救出來。做』

了這件事之後，我希望我們彼此能夠有更好的交情。」

那隱士現在完全穿着得像一個綠林好汉了，佩着劍，背着盾牌，弓和箭。

「走罷，隱士，」洛克斯萊說，「走罷，你也去。我們必須集合我們所有的手下，另外還得找一些人，如果我們要去攻打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的城堡。」

「什麼！難道是弗朗·特·伯符，」那黑武士說，「他竟敢在國王的大路上攔劫國王的人民嗎？難道他做了強盜嗎？」

「強盜！」那隱士說，「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我所認識的那些強盜的一半規矩。」

第十六章 在叻吉爾思冬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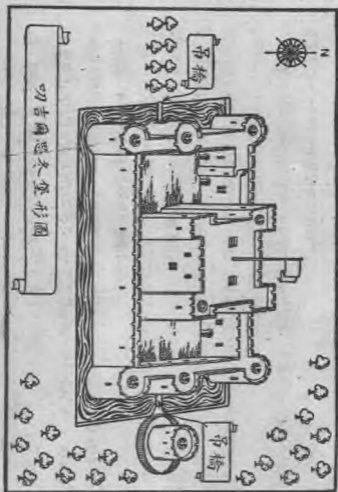
那些擄掠凱特立克及其同伴的強人急急地前進着。但是天色黑下來了，森林裏的那些小路，他們又似乎全不熟悉。他們迷路了好幾次，等到他們確定已經走在一條不錯的路上的時候，這夏季的早晨已經透着曙光了。

『現在你該離開我們了，』薄列·吉爾倍對特·李拉賽說。『你知道，你該去做第二樁事情，扮做一個救人的俠客了。』

『我已經改變了計劃，』特·李拉賽說。『我不離開你了。我要同這些勝利品平安到達弗朗·特·伯符的堡裏。於是我在羅溫娜姑娘面前顯出了本來面目，讓她以為我做這種犯罪的勾當都是由於我對她的愛情的力量。』

『誰使你改變了計劃的，』特·李拉賽？『那廟衛薄阿·吉爾倍回說，『我希望你這個舉動並不是爲了對於我有什麼懷疑。』

『我的思想是我自己的，』特·李拉賽回答。『強盜遇着賊伯伯，鬼都要笑的。』



「你聽我老實說，」那廟衛說，「我絕對無意於你那藍眼睛的美女。至於埃薩克的錢，我還得和弗朗·特·伯符均分，他要是一點沒到手，也不肯借他的堡給我們用。但是那個可愛的猶太女郎，我倒已經決定要作為我個人的勝利品了。」

他們繼續趕路，在走完了一條兩旁都是大樹的蔭路的時候，他們望見了雷察那爾·弗朗·特·伯符的城堡，吉爾思冬。

特·字拉賽吹了三聲號角，於是那些守衛在城牆上的弓箭手趕緊放下了吊橋，接他們進去。那些俘虜都被送進一間房裏，有人送了一份粗劣的飯來；但除了亞賽爾、思丹之外，沒有人去吃牠。守衛的人告訴他們，說他們都要被關進一間屋子裏去，與羅溫娜姑娘相隔絕，抵抗是徒然的。於是他們被強迫得跟着走進一間有許多挺粗的柱子的屋子裏。羅溫娜姑娘則被帶到另外一個遠隔的房間裏。

至於那猶太老頭兒，雖然他願意拿出巨額的金錢，懇求把他的女兒呂佩珈和他關在一起，可是終於被他們拖曳着望另一個方向去了。

於是呂佩珈也和大家分離了被帶走了。

第十七章 呂佩珈之勇氣

呂佩珈被兩個人帶到堡中較遠的一個塔樓上，推進到一個小房間裏。她看見自己是在一個老婦人面前。這老婦人正在一邊紡紗，一邊嘴裏喃喃地說着一些撒克遜話。

「你走出去，老太婆，」一個人說。「主人有命令。你必須把這個房間讓給一個漂亮的客人。」

「啊，」這老婦人說，「我記得有過一個時候，我祇要一句話就可以把你們中間最好的武士撤了差，但是在現在，每一個僕人，例如像你這樣的，命令我走，我也只好走了。」

「好烏利珈，」另外一個人說，「不必多研究了，你走就走。你固然曾經有過你的好日子；但是你的太陽却早已落了山。」

「我希望你交些惡運！」這老婦人說，「望你像一隻狗那樣地葬了！如果我在紡完

紗之前走出這房間，叫魔鬼來把我分屍。」

「好，那麼就這樣去回稟主人了。」那人說罷，就退出去了，讓呂佩珈和這老婦人作伴着。

「他們鬼鬼祟祟的又在做什麼鳥事情了？」這老婦人看着呂佩珈這樣說：「但這是很容易猜的——明亮的眼睛，漆黑的頭髮，和一身像白紙一樣的皮膚；他們爲什麼要把她送到這個冷僻的塔樓上來，這是很容易猜到的。又是一個外國人，你是那國人？你爲什麼不回答你能哭，爲什麼不能說話呢？」

「請可憐我。」呂佩珈說，「告訴我現在我有什麼希望呢？」

「你看我。」這老婦人回答，「我從前也曾年輕過，而且比你加倍的美麗，當弗朗·特·伯符，現在這個雷琴那爾的父親，強佔了這個堡的時候。我的父親和他的七個兒子從一間屋退到一間屋的抵抗着，終於他們全都死了；於是我成爲被那勝利者所侮辱的人了。」

「難道沒法逃走嗎？」呂佩珈說。

『從這裏，』那老婦人搖着她的斑白的頭說，『除了走鬼門關之外，是沒有法子好逃的……現在我的線紡完了；你的生活要開始了。』

她發一陣嘲諷的笑，走出了這房間，隨手就把門鎖上了。

呂佩珈這個人，生來有一個堅強的意志，和一種剛毅而謹慎的性格。現在所處的環境需要她全副精神了。她第一件事情就是仔細察看這個房間。這房間並沒有秘密的通路或門戶。祇有一扇窗開在塔頂上，從窗外看下去到城牆腳，總有幾百尺高。那是沒有希望的。

扶梯上有一陣脚步聲了。那扇門慢慢地開了，一個身材很高的人，衣服穿得像那些強盜中的一個，慢慢地走進來。他的帽子戴得很低，掩藏了他的臉面。

呂佩珈很快地把項頸上戴着的一些名貴的首飾除下來，呈獻給這個她疑心是強盜的人。

『拿了這些東西罷，』她說，『好朋友，請可憐我和我那年老的父親罷。』

『美麗的花，』那強盜用法國話回答，『這些珠子固然很美麗，可是牠們還比不

上你的牙齒的白；這些金剛石固然很亮，可是牠們也比不上你的眼睛。」

「你並不是強盜，呂佩珈也用法國話說：『你是一個腦門人，說不定還是一位貴族啊，那麼請你的行動也放尊貴些。』」

「你猜得一點不錯，薄阿·吉爾倍露出了他的臉說：『我不是強盜，但是一個與其說是從你身上搶劫珠寶的人，還不如說是要把珠寶穿戴在你的項頸和手臂上的人。你是我的弓和矛之下的俘虜，你得服從我的意志。你倘若順從你的運命，你將過着許多腦門姑娘所不及的尊榮美滿的生活。』」

「順從我的運命！」呂佩珈說。「懦弱的武士！我嘲笑你！阿伯拉罕大神的允諾已經給他的女兒開了一條逃走的路——即使在這倒楣的坑裏！」

當她這樣說的時候，她把窗子打開，一瞬間她已經立在塔樓邊上，臨空地下瞰着那可怕的深度了。「你若敢再走近一步，我就從這裏跳下去了；在我依順你之前，我的身子已經在外面的石頭上跌得不成人樣了。」

那武士立停了，他的從來不會屈服於憐憫的決心，居然爲了佩服她的勇氣而退

讓了一刻兒。

這時有一陣號角聲在城門外吹起來。連吹了三遍，其威力之大，正如有幾個驍勇的武士在一座魔堡之前吹着號角，使所有的殿堂，塔樓和通路全都像朝霧一般的消散了。

「這號角聲，」薄阿·吉爾倍說，「宣告着有事情要我去。再會罷。我馬上就回來的。」

第十八章 一個怪教士

當薄阿·吉爾倍走進了堡裏的那大堂上，他看見特·李拉賽已經先在那裏了。隨後弗朗·特·伯符也來了。「待我們去看看這混賬的聲音是什麼緣故，」弗朗·特·伯符說。「這裏有一封信，而且，假使我猜得不錯的話，一定是用撒克遜文寫的。」因為看不懂，他便把這封信遞給特·李拉賽。

「我看起來都像是畫着的符，」特·李拉賽說，他也看不懂。

「拿來給我看看，」薄阿·吉爾倍說，於是他讀出那封信來：

下書人

佛優汪霸，最尊貴的洛叟荷德之凱特立克的僕人及戈司，凱特立克的牧豬奴；及
其同盟者黑武士及洛褒特·洛克斯萊——

致書於

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及其同黨——

因

汝輩無故攻掠我主人，凱特立克，及羅溫娜姑娘，及康甯斯堡之亞賽爾思丹；并及其僕從；尙有猶太人約克之埃薩克，及其女公子，

故

我輩要求將上述被擄諸人在一小時之內即行釋放，

否則

我輩即將圍攻汝輩之城堡，以全力殲滅汝輩。

此信係由我輩簽署於赫德山廣場中之巨橡樹下，代筆者爲考曼赫斯德團瓢中之教士聖維安爾節口。

× 阿德之子汪雷之標記

× 戈司之標記

那三個武士聽了這樣奇突的書信，互相驚異地呆看了半晌。特·字拉賽第一個大笑起來，衝破了靜默，接着薄阿·吉爾倍也大笑起來。但弗朗·特·伯符似乎很不耐他們這種不合時的高興。

『我警告你們，』他說，『你們還是趕緊商量商量應該怎樣辦，不要這樣無謂的笑了。』來人，』他對一個僕人說，『你們可看見了這批挑戰的人大概有多少的勢力？』至少還有兩百個人聚集在那樹林裏，』那僕人回答。

『好，真是一筆好生意！』弗朗·特·伯符說，『這都是借給你們用這個堡闕下來的禍。』

『別丟臉，武士大人！』薄阿·吉爾倍說，『我們把人都聚集攏來打他們。一個武士——即使一個兵士——也儘够打得過二十個這些傢伙。』

黑武士



洛克斯萊之標記

『這話果然不錯，』弗朗·特·伯符回答，『如果這些傢伙都是胆小的城裏人，但是現在他們都是英國鄉下人，除了我們的甲冑武器和馬匹之外，對於這些人是很少打勝仗的希望，偏偏在樹林裏打仗，兵器和馬匹都沒有什麼大用處。你是不是說去攻打他們？我們現在連守堡的人也還不夠。我手下頂好的人都在約克；你的人也在那裏，特·李拉賽。我們這裏統共不到四五十人。』

『去召集你的鄰舍來，』薄阿·吉爾倍說。『讓他們聚集起人來救三個武士，他們現今在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的城堡裏被一個俳優和一個牧豬奴所攻打了。』

『那麼誰帶這個信出去呢？』弗朗·特·伯符說。『他們一定把每條路都守起來了。』薄阿·吉爾倍，你會寫字的。你寫這信罷。』

於是薄阿·吉爾倍寫覆信如下：

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爵爺及其同盟不屑接受奴隸輩之挑戰。彼自稱為

『黑武士』者如實有武士之榮銜，彼當自知在此等同伴中已降低其人格。

至於此間之俘虜，我輩已定於明晨午前處死之；故我輩請汝輩即遣一教士來，使彼等得以自懺其罪孽，平安見上帝。

這封信摺好了之後，便交與在外面等回信的來使帶去。於是那使者回到橡樹底下，汪霸，戈司，黑武士和洛克斯萊都在那裏等着。

因為沒有別人能讀法文，所以由黑武士接過去講給大家聽。

『把尊貴的凱特立克殺掉嗎？』汪霸叫起來。『天啊，你一定看錯了，武士！』

『我沒有看錯，好朋友。』那武士回答。『我照他們寫在紙上的字講的。』

『那麼，憑着聖湯麥司，』戈司說，『我們要親手把這個堡打下來。』

『我們除了把這個堡打下來之外也沒有別的法子了。』汪霸回答。

『這祇是一個挨時間的計策罷，』洛克斯萊說。『他們不敢做這樣的事的。』

『我希望，』那黑武士說，『我們中間能夠有一個人設法到堡裏去探探他們到底有多少實力。如果他們要我們派一個教士進去，或者這位神聖的隱士可以去走一趟，把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探出來。』

『我給你說，武士大人，』那隱士回答，『當我把我的教士袍脫掉之後，我的教士氣派，我的道貌，甚至我的拉丁文，也都一古腦兒跑掉了。』

『我恐怕，』黑武士說，『這裏沒有一個人能扮做教士的。』
大家互相望望，靜默着。

『我看，』在沉寂了一會兒之後，汪希開口了，『傻子永遠是傻子，聰明人碰到了都要倒退的冒險事情，我偏要去試試。』

『那麼就穿了這件袍去罷，好朋友，』那武士說，『叫你主人把堡裏的情形告訴我們一些。他們的人數一定不會多，我們有一次突然的勇敢的攻擊，或者他們就會得敗退的。』

『我們，』洛克斯來說，『要在這裏緊緊地守着，連一個蒼蠅都不放牠從堡裏

通消息出去。」

『帕克思·伏皮思孔，』(註)汪霸說。現在他已經穿上了道袍。跨着一個教士的莊嚴的步子，他去做他的差使去了。

(註：Pax Vobiscum. 這是教士說的一句拉丁文，意爲「願你平安。」)

第十九章 凱特立克之脫逃

當汪禱走到一個像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這樣可怕的人面前時，他的勇氣幾乎要支持不住他了。但是因為弗朗·特·伯符看慣了各種等級的人在他面前顫慄的神情，所以這個假裝的教士的胆戰心驚一點也沒有引起他的疑心。

「你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教士？」他說。

「帕克思·伏皮思孔，」那俳優說。「我是一個窮苦的遊方教士，因為要避過這野地方，便落在強人手裏了。這些強人把我送到堡裏來，叫我給兩個將要去世的人做法事。」

「不錯，」弗朗·特·伯符說，「你能不能告訴我，神父，那些強盜的人數？」

「勇敢的大人，他們有無數的人哪，」這俳優回答。

「明明白白說出一個數目來，否則你的聖袍可保護不了你！」弗朗·特·伯符說。

『哎喲，』這假扮的教士回答，『我幾乎要嚇得哭出來了但是我看來他們怕至少有五百人罷。』

『什麼！』薄阿·吉爾倍說，這時他剛巧走到大堂上來。『他們真有這許多人嗎？』於是他把弗朗·特·伯符拉在一邊，『你認識這個教士嗎？』他問。

『他是一個從遠地方來的陌生人，』弗朗·特·伯符說。『我不認識他。』

『那麼不要叫他帶口信出去，』薄阿·吉爾倍回答。『讓他帶一封信去給特·字拉賽的人，叫他們立刻來幫助他們的主人。現在，爲了不使這個教士疑心起見，允許他自由地去給那些撒克遜豬獠預備後事罷。』

『准定如此罷，』弗朗·特·伯符說，於是他派一個僕人把汪霸帶到凱特立克和亞賽爾恩丹被幽禁着的房間裏去。

『帕克思·伏皮思孔，』這俳儉說着，走進那房間去。

『進來，』凱特立克對這假扮的教士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來請你們預備後事，』這俳儉說。

「這是不可能的！」凱特立克跳起來說。「無論他們怎麼樣胆大妄爲，他們可不敢做這樣的事情！你聽見了嗎，亞賽爾思丹？我們提起心來，死也要死得像一個堂堂男子。」

「我預備好了，」亞賽爾思丹回答，「我將從容地走去就死，像我從前走去吃飯一樣。」

「別着急，好伯伯，」這俳優露出了他本來的聲音說。「最好先留心一下。」

「怪哉！」凱特立克說。「這個口音我該是熟識的。」

「這是你的忠心的奴隸和俳優的口音。把我這件袍穿上了，趕快走出堡去，把你的衣服留給我穿，好代替你去走黃泉路。」

「留你代替我！」凱特立克說。「他們一定要把你吊死的，可憐的傻子！」

「他們愛怎麼就讓他們怎麼做罷。」

「好，汪霸，」凱特立克回答，「如果你肯和亞賽爾思丹爵爺換一件衣服穿，我將很感謝你的好意的。」

『不成，』汪霸回答，『賣交情的事情可不能像一個皮球似的從這人手裏拋到那人手裏去的。除了我自己的主人之外，我不願意爲別人而受吊。』

『去罷，尊貴的凱特立克，』亞賽爾思丹說。『你出去了之後，就可以鼓勵我們的朋友們來救助我們了。』

『那麼，到底是不是有得救的希望呢？』凱特立克看着汪霸說。

『真有希望！』汪霸回答。『外邊有五百人，今天早上我還是其中的一個頭腦呢。我的俳優帽子也成爲一頂頭盔了。哦，現在有一個聰明人去代替一個傻子，我們將看他們做出怎樣的好事業來。真的，我恐怕他們的智謀會得在盛氣之下消失了。再會罷，和善的主人，請你寬待一點可憐的戈司和他的狗番斯；再望你把我的俳優帽子掛在洛叟荷德大廳上，以記念我爲主人而犧牲了性命，做了一個忠誠的俳優。』

凱特立克的眼睛裏噙着眼淚了。

『當然要永遠記念你，』他說，『而你的忠心和義氣也會永遠被世人所尊敬的。但是我一定要出去設法救出羅溫娜——和你，亞賽爾思丹——還有你，我的可憐的

「汪霸。」

衣服換好了。忽然凱特立克感到一種疑慮。

「除了我自己的說話之外，」他說，「我不懂別的話——拉丁文連一個字也不識得。我怎樣能假扮做一個教士呢？」

「教士的符咒就只有兩個字，」汪霸回答，「帕克思·伏皮思。孔這一句話就可以帶了你到處跑。無論你去，來，吃，睡，都祇要說一句帕克思·伏皮思。孔。要用一個沉着莊嚴的口氣說，「帕克思·伏皮思——孔」——這是沒有人抵抗得了的。明天對於那被派來吊死我的人，我也想試一試這句話。」

「要是這樣的話，」凱特立克說，「我馬上就是一個教士了。帕克思·伏皮思。孔。我希望不要忘記了。尊貴的亞賽爾，思丹，再會罷；再會罷；可憐的孩子。我若不是來救你，就是仍舊回來和你同死。再會了。」

「再會，伯伯，記牢帕克思·伏皮思。孔。」

凱特立克於是就走出去了，他馬上就得試一試那俳優所稱為無人能抵抗的符

咒的效力了。在一條很低矮的穹形的甬道上，他被一個女人所攔住。

『帕克思·伏皮思孔，』這假扮的教士說着，正想趕緊走過，却有一個柔軟的嬌聲回答他了：

『願你也平安。我懇求你，大慈大悲，最神聖的神父啊。』

『我的耳朵不大方便，』凱特立克用他自己的撒克遜話回答，同時他自己喃喃着：『混賬的傻子，混賬的帕克思·伏皮思孔。出馬就不利市。』

在那時候，教士們的拉了耳朵有點不方便，乃是常有的事，所以這女人也很知道。『我懇求你，發發慈悲，神父，』她也用她自己的方言回答，『請你來看一看這個堡裏的一個受傷的囚徒。』

『女兒，』凱特立克回說，『我沒有工夫去了。我必須立刻就走，這是生死關頭的事情啊。』

『可是，神父，我請求你不要讓那不幸的人一點不_得到安慰。』

『鬼東西滾開些！』凱特立克不耐煩地回答，他正待用這同樣的一點不像教士

的口氣再說下去，却被那塔樓上的老太婆烏利珈的聲音所打斷了。

『怎麼，奴才！』她對那女人說。『你怎麼敢麻煩這位神父！快回到那病人的房裏去，好好的伺候着等我回來。這裏走，神父，你是一個生客，沒有人帶路是走不出去的。這裏來，我要有話跟你講。』

呂佩珈退去了。原來烏利珈答應她在那受傷的埃凡牀邊看守着。她從烏利珈口中聽得有一個教士來了，所以希望碰到這教士，她可以託他帶一個信出去求救。

第二十章 烏利珈之許願

烏利珈把這個滿心不願意的教士帶到一個小房間裏，她很謹慎地把房門關了，

「你是一個撒克遜人，神父，不要否認，」她說。

「我正是一個撒克遜人，凱特立克回答。「放我走罷。」

「在你面前的這個乾癟老婦人從前曾經是那尊貴的叻吉爾恩冬爵爺的女兒，烏利珈連着說。

「你就是叻吉爾·華爾夫甘述的女兒！」凱特立克說。「你，就是那尊貴的撒克遜人，我父親的朋友和同袍的女兒嗎？」

「你父親的朋友？」烏利珈回答。「那麼你莫非就是撒克遜的凱特立克嗎？但是如果你就是洛叟荷德的凱特立克，爲什麼又穿着這件道袍呢？」

「這沒有關係，你快說，你要說些什麼。」

「在這些廳堂裏，曾經灑瀆過我父親和兄弟們的血的，我被逼得只好活着做他

們的凶手弗朗·特·伯符的情婦，就是現在這個弗朗·特·伯符的父親。現在我到底想出一個報仇的機會來了。無論烏利迦活着時候怎麼樣，她的死一定是不愧於做一個尊貴的叻吉爾的女兒的。外面有許多人正要攻打這個堡。你快出去帶他們打過來，當你們看見有一面紅旗在西邊的那個塔樓上飄起來的時候，就把這些腦門人圍得緊些。他們在堡裏面也將儘够受難了，於是你們就可以占領這城牆去罷——你去碰你的運氣，讓我在這裏守我的命運罷。」

凱特立克本想再盤問她這種隱約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但這時弗朗·特·伯符的聲音聽見了。

「那教士爲什麼就得這麼長久？要是他在這裏，想在我的僕人中間串什麼詭計，我要把他變做一個死教士了。」

當弗朗·特·伯符走進來的時候，烏利迦就從另外一扇小門裏溜出去了。

「你給那些懺悔的人預備了後事沒有？」他說。

「我覺得他們，」凱特立克說，「都在存着最壞的念頭，因爲他們知道他們掉在

謹的手裏了。」

「跟我走這條路，我可以把你從另外一個城門裏出去。」

當他跟着他走的時候，弗明·特·伯符對這假扮的教士說了他希望他出去做的事情。『你看見教士大人，那些竟敢來攻打我們的堡的撒克遜豬獏嗎？你出去對他們隨便說一些關於堡裏的弱點的事情，或者隨便用什麼話使他們再挨延二十四小時動手；你把這紙條拿去。且慢！你誠不識字的，教士？』

「一個字不識，」凱特立克說，「除了祈禱書上的字以外；因為我不看書也會得讀出祈禱文來的。」

「這樣更好了。你把這封信送到菲力·特·馬爾伏亞那裏；叫他把這封信派人騎一匹馬儘快送到約克去。你再想方法把那些人止住在那裏等我們的朋友帶了傢伙來。」

「憑着每一個聖人，」凱特立克說，「我立誓一切都遵照你的吩咐。如果我有法子把他們穩住，決不放一個撒克遜人動一動。」

弗朗·特·伯符便把他帶到堡後的一扇小門口。

『去罷，』他說，『如果你把這封信送到之後再回到這裏來，你將看見那些撒克遜人的肉將在希菲爾的街上賣得像豬肉一樣的便宜了。聽着，我看你似乎是個酒肉教士；打過了仗你到這裏來罷，我可以請你儘量的喝酒。』

『我們一定要再碰頭的，』凱特立克說。

第二十一章 安字羅思神父

回到堡裏邊，弗明·特·伯符吩咐他的僕人把凱特立克和亞賽爾思丹這兩個俘虜帶到他面前來。

「好，英國的爵爺，」當那兩個俘虜來到他面前的時候，他說，「你們在叻吉爾思冬所受的招待怎麼樣？你們願意拿出多少錢來贖命？如果你們不肯拿出錢來，我將倒吊你們的兩腳，直到烏雀啄到了你們的骨頭。你願意出多少，凱特立克？」

「一個銅子也不出，我，」那可憐的汪霸回說。「我的腦子本來翻倒了長久了，你再把牠倒過來，恰好就調正了。」

「聖瑾內維武啊！」弗明·特·伯符驚叫起來，「我們虜了個什麼東西來了？」他把手背從那俳優的頭上打落了凱特立克的那頂帽子，又扯開了他的大襖，在他項頸上發見了一個作為奴隸的標記的項圈。「我們虜了一個什麼東西來了？」

「我想我可以告訴你的，」特·字拉賽說，這時他剛巧走進來。「這是凱特立克

的俳優。」

「那麼，」弗朗·特·伯符回答，「凱特立克和他的俳優都得一株樹上吊死，除非他和亞賽爾思丹情願多拿出錢來贖命。錢是他們所能拿出來最不希罕的東西；他們還得把那些囚犯的強盜帶了走，從此以後，他們必須安分守己地做我們——他們的主人——的恭順的僕人去。」他回頭對兩個僕人說：「把那真的凱特立克帶來。我饒恕你們一次錯誤，你們把一個傻子當做凱特立克帶來了。」

「你會知道，」汪霸說，「你們這裏的傻子比凱特立克府上還多呢。」

「他這話什麼意思？」弗朗·特·伯符向他的僕人們望着說。

「天上的聖人啊！」特·李拉賽叫起來，「他一定已經穿了教士的道袍逃走了！」

「這樣說來，」弗朗·特·伯符也叫起來，「我帶到後門口親自送出去的那個就是凱特立克了！你這傢伙，」他對汪霸說，「你的傻勁倒把我們都當作傻子地哄過了，我要把你從城牆上扔下去。你的本領是笑；現在你還會笑不會？」

「隨便你高興怎樣處置我，就怎樣處置好了。」汪霸回答。

「喂，撒克遜人，」特·李拉賽問亞賽爾思丹，「打起精神來，說，你將怎樣贖你的自由。」

「把我和我的同伴統統釋放。」亞賽爾思丹回答，「我願意付你們一千個金幣。」
 「那麼你能不能擔保那些圍攻着堡的強盜立即撤退呢？」弗朗·特·伯符說。
 「我總竭力，」亞賽爾思丹回說，「去叫他們撤退，我想凱特立克一定會幫助我的。」

「那麼，我們就同意了，」弗朗·特·伯符說，「你就可以被釋放了。這些錢數目實在太小了。所以這個交易不能把那猶太人埃薩克包括在內的。」

「那猶太人的女兒也不在內，」薄阿·吉爾倍說。

「羅溫娜姑娘也不算在內，」特·李拉賽說。

「還有，」弗朗·特·伯符說，「這個窮小子也不在內，我要把他留下來，重重的上刑罰，給別人做個榜樣。」

「羅溫娜姑娘，」亞賽爾思丹堅執地回答，「是我的未婚妻，我如果答應和她分

期，寧願被亂馬踏成萬塊的。至於這個奴隸汪勒，今天救了他主人凱特立克的性命；如果傷了他一根頭髮，我寧願送掉自己的性命的。」

「你的未婚妻羅溫娜姑娘會得做你這樣一個奴才的未婚妻嗎？」特·字拉賽說。

「我的家世，你這驕傲的腦門人，」亞賽爾思丹回答，「是從一個比你們這種以強盜的行徑來獲得生活的卑怯的法國人更純潔更古的門第裏傳下來的。我是歷代國王的後裔，他們打仗的時候有威名，會議的時候有才智，他們每天總要在大廳上擺酒，請好幾百客人，那裏像你們這樣的寥寥可數的自己的狐羣狗黨，他們的名字被詩人們所歌咏不絕，他們的屍骨在許多聖人的祈禱聲中安葬，他們的墳墓上都特意造了祠堂。」

「這撒克遜人回答你得很好，」弗朗·特·伯符對特·字拉賽說。

「好得活像一個俘虜的口氣，」特·字拉賽說。「雖則他的舌頭很自由，可是他的手終是被綁住了。但是你這種應對的聰明，」他對亞賽爾思丹說，「未必能得到羅

「溫娜姑娘的自由。」

「亞賽爾思丹默然不答。

這一場談話因為來了一個名字叫做賈哀爾思的僕人而中斷了。那僕人來通報說後門外有一個教士要求放他進來。

「聖彭奈特啊，弗朗·特·伯符說，這一次是個真的教士呢，還是又是一個詭計？把他身上抄一遍，奴才們，要是你們這一次再害我受了騙，我要把你們的眼珠都挖出來。」

「此刻是一個真的教士了，」賈哀爾思說。「喬柴林認識他的，他就是安字羅思帥父，是喬伏寺方丈座下的一位教士。」

「讓他進來，」弗朗·特·伯符說，「把這兩個俘虜帶下去。」

「那教士安字羅思被領進來了。他好像很興奮的樣子。」

「這倒是一個真正的帕克思·伏皮思孔，」汪翁在走出去時經過那教士的身邊，便這樣說，「別的都是騙子。」

『聖母啊，』那教士說，『我終於平安了，終於在基督的保佑之下了。你們都是伏的良的謀的方的丈的朋的友，你們應該盡一個武士的責任去幫助他。聖奧古斯丁不是在他的書上說過的嗎？*De Civitate Dei*……？』

『這鬼東西說些什麼！』弗朗·特·伯符眩喝起來。『我們沒有工夫聽什麼聖奧古斯丁的話。』

『天啊！』安字羅思神父叫起來，『這些丘八爺爺生氣得多麼快啊！願你們曉得，有幾個殺人的傢伙，把畏懼上帝的心擱在腦後，於是——』

『教士兄弟，』那廟衛薄阿·吉爾倍說，『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罷，是不是你的主人，那方丈，給人家擄去了，給誰擄去的？』

『他落在強盜手裏了。他們搶了他二百個金幣，他們還要他更多的錢才肯放他。所以他請你們諸位看好朋友面上去救救他。』

『鬼抓了這方丈去了，』弗朗·特·伯符說。『我們現在被多過我們十倍的人數圍住，在這裏，隨時可以被人家攻打進來，怎麼還能去救他呢？』

「我正要告訴你呀，」這教士說，「要是你不那麼性急，我早就有時間說出來了。那些強盜剛才正在那裏集合起來預備動手攻堡了。」

「大家上城牆去！」特·李拉賽叫起來，「讓我們去看他們外邊究竟在做些什麼行動。」

這樣說着，他就開了一扇通到城牆上去的窗子，立刻就從那裏向屋內的人嚷着，「聖但尼思！這老教士沒有說謊！他們都拿着挺大的木盾牌遮在頭上走過來了，弓箭手都擁集在樹旁邊，像陣頭雨之前的烏雲！」

弗朗·特·伯符也去瞭望了一下。他立刻就拿起號角來吹響了，吩咐他的手下都到城牆上去守着各人的崗位。

「特·李拉賽」他說，「你去防衛東邊，因為那邊的城牆最低；薄阿·吉爾倍去守西邊。我去防守大門上的那個塔樓。大家不要擠在一處；我們必須分散在各方面。我們人數雖然不多，但是活躍和勇氣也可以彌補得了這個缺點的。」

「但是，尊貴的武士們，」安·李羅思神父在他們的囚準備防衛而惹起的紛亂中

間極叫起來：『你們難道沒有一個肯聽聽喬伏寺方丈哀謨神父的消息嗎？我懇求你，聽我說，尊貴的雷琴那爾爵爺。』

『去唸你的經罷，』那凶橫的關門人說，『我們此刻沒有工夫聽你。喂，那邊，看看那澆到攻城的頭上去的滾油預備好了沒有？看看弓箭手的箭配好了沒有？把我的旗掛起在塔樓上，讓他們停會兒就知道今天是在跟誰上陣。』

『但是，尊貴的爵爺，』那教士還在想得到他們的注意，仍舊說下去，『我必須順從方丈，把他給我的信交給你。』

『把這個多嘴的傻子帶下去，』弗朗·特·伯符說，『把他鎖起來，等我們打好仗再說。』

薄阿·吉爾倍又從窗子裏瞭望着外面的那些攻城者。

『這些人，』他說，『守着出於意外的好秩序在逼近來。他們利用每一株樹或灌木，很小心地不讓我們的弓箭手看到我敢賭誓他們一定有一個精通戰略的武士或軍師統率着。』

「我看見這個人了，」特·李拉賽說，「我看見他的盔甲的閃光了。你看那個穿黑盔甲的長子，他正在調派最遠的那一隊。憑着卑但尼思，我敢賭誓說，弗朗·特·伯符，這就是在阿希倍比賽場上戰勝了你的那個黑武士！」

每一個武士都率領了他們所能召集的寥寥幾個僕從，來到各人的防守地點，在那裏以沉靜的決心靜候着威懾的攻擊。

第二十二章 塔樓之攻戰

急難的時候往往也就是真情流露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得顧不到防衛而被這種在平安的時候就很小心地掩藏起來的感情的魔力所迷住了。

譬如呂佩珈，看見自己又在埃凡訶身邊了，即使周圍都密佈着急難，但也自己覺得很詫異於心中所感到的愉快。她將手按着他的額角，慰問他的健康；她的舉動和說話之溫柔所透露出來的感情比她自己所存心表現出來的更深。她的聲音顫震着，她的手抖動着。埃凡訶的一句冷淡的問話，『是你嗎，姑娘？』使她醒悟了她心裏所感覺到的戀情將永遠不會被他所分享去。她不禁微微地嘆了一口氣，但這是差不多聽不見的。於是她又用一種安靜的友誼的口氣詢問他的健康狀況。埃凡訶回說他已經出於意外地好起來了——『謝謝，』他說，『親愛的呂佩珈，謝謝你的本領。』

『他叫我「親愛的呂佩珈」，』這姑娘心下尋思着，『但是用一個冷淡而無意的口氣說的。』

「我的心裏，埃凡訶接着說，「被種種心緒攪亂得比我的身子被痛楚所攪亂的更厲害。從剛才離開我的那個人的說話裏，我推斷出我此刻是在弗朗·特·伯符的城堡裏了。假使真是這樣的話，這怎麼得了，我又怎麼能保護得羅溫娜和我的父親呢？」

堡裏的因為準備抵抗而引起的紛亂聲現在又增加了十倍。士卒們的粗重的腳步聲，在那通到各個塔樓上去的狹窄的通道上雜踏着，隔着牆也聽到了。又聽見武士們鼓勵他們的士卒的呼喝聲，他們的發施號令聲又常常被掩沒在他們的手下的鼓噪聲中。而且這些聲音似乎在將發未發的時候，格外使人害怕。可是在這些聲音中，即使在這樣恐怖的當兒，呂佩珈的尊貴的心中却不無有所感動了。雖則她的臉上已沒有了血色，可是她的眼色却是很高興的樣子。

但埃凡訶這時却像一匹戰馬，因為不耐這樣地輪着不動，並且很想去參加打仗而暴躁着。「祇要我能够走到那窗邊，我就可以看見這一場劇戰的情形了。我祇要有一隻弓射一支箭，或者有一柄戰斧砍一下，以救我們自己就好了！可是這是徒然的，這

是徒然，我現在一點力氣也沒有，一件武器也沒有！」

「快不要自己煩惱，尊貴的武士，」呂佩珈回答；「那些聲音忽然都停止了；或許他們不打仗了。」

「你一點不曉得這事，」埃凡不耐煩地說，「這靜默祇表示那些人都在城牆上站定了方位，等着立刻就來的攻擊；我們剛才所聽到的祇是大風雨之前的虎勢，停會兒就有大風大雨落下來了，祇要我能走到那窗口去看看就好了！」

「你可不能嘗試，這會使你自己受害處的，」呂佩珈說。看了他那種非常焦急的樣子，於是她又說：「我去立在那窗口，把外面的情形告訴你。」

站在屋子的一隻角上，呂佩珈看得見最外面的一個塔樓，那塔樓差不多是被攻擊的第一個目標。這是一個並不很高很堅固的建築物，不過是用以蔽護剛才凱特立克由弗朗·特·伯符送出去的那扇後堡門的，這個塔樓外面還圍着一堵木牆，另外還有一道城壕把牠和堡中其餘各部分隔了。

「樹林邊似乎排滿了弓箭手，」呂佩珈說，「雖然祇有少數人正在從樹蔭底下

逼近來。」

「打着什麼旗號？」埃凡訶問。

「我沒有看見什麼旗，」呂佩珈回答。

「這倒奇怪，」這武士說，「來攻打一個城堡而沒得旗號！你看得出誰在那裏做頭腦嗎？」

「一個穿着黑盔甲的武士似乎發命令，」呂佩珈回說。

「此外沒有別個頭腦了嗎？」

「我這裏看不出來，」呂佩珈說；「但是無疑地堡的那一邊也有人在攻打着。他們現在已經在預備衝過來了。上帝保護我們啊！這情形多麼可怕！那些第一批衝過來的人擎着挺大的木盾牌；其他的人都彎着弓跟上來了。他們舉起弓來了！上帝饒恕這些你親手造成的人啊！」

現在她的描寫被一個進攻的信號——一陣號角聲——所打斷了，堡裏邊也打了一通鼓以應答這角聲。雙方的呼噪又增長了這可怖的喧鬧，進攻的人吶喊着：「聖

喬治保佑大英國！而那些腦門人則高喊着：「特·李拉賽弗朗·特·伯符！」

進攻者與防禦者剛好勞均力敵。那些弓箭手，因為久已在綠林生活中受了鏢熟的訓練，所以射得很準，守堡的兵士凡有露面出來的無不中箭的。箭陣像雲一般的飛集向城牆上每一個窗戶及洞口來。防守的兵士便以投石和弩箭還打過去。每一方面如果得到了一次特別幸運的命中，或是一次意外的失敗，便又起了幾陣呼噪。

「我祇好困守在這牀上，」埃凡訶叫着，「而這給人判定死生的戰事却在外邊由別人打着！再到窗邊去看一看，好姑娘，可是留心不要給下面的弓箭手注意到。你看見些什麼，呂佩珈？」

「祇有一陣陣的箭很密的射過來，連射箭的人也看不見了。」

「這不會長久的，」埃凡訶說，「他們必須衝過來用武器的力量才能打破這個堡。對於石頭的城牆，箭是不大有用處的。看看黑武士看，他怎麼了？」

「我看不見他，」呂佩珈說。

「胆小的傢伙！」埃凡訶叫着，「難道他在最緊要的時候竟退縮下去了嗎？」

『我現在看見他了！』呂佩珈叫着，『他現在帶了一羣人走近在木牆腳下包圍外面的那個塔樓了。他們正在推倒了柵柱用斧頭砍那木牆了。他們打破進來了！啊，他們又被打退了！』弗朗·特·伯符在統帶着守兵。我在人叢裏看見他那龐大的身體了。他們又逼近來了；他們在空地上捉個兒廝殺了。這真像是兩個大海洋被逆風吹得碰了頭！

她旋轉頭來，好像不忍再看這樣可怕的情景了。一會兒之後，她才又向外望。

『弗朗·特·伯符和那黑武士在木牆邊兩個兒對打了。他們各人的手下都不動手，儘站着看，吶喊着助威。天啊幫助他！』此後她就高叫着：『他跌倒了他跌倒了！』

『誰跌倒了？』埃凡·訶驚問着；『看上帝面上，告訴我，誰跌倒了？』

『這黑武士』呂佩珈神色沮喪地回答；但她立刻又很高興地叫着：『不是他又立起來了，他那條胳膊裏好像有二十個人的力氣那樣地拼命打了。他的劍斷了——他從一個強盜手裏搶到了一柄斧頭——他一擊一擊地逼逼着弗朗·特·伯符了。這個大柱子活像一個樵夫斧頭底下的橡樹。他倒下來了他倒下來了！』

『弗朗·特·伯符嗎？』埃凡詞喊。

『弗朗·特·伯符！』這猶太姑娘回說。『他的手下跑上前去幫他了，第一個是薄阿·吉爾倍。他們連合起來的力量逼得那黑武士住手了。他們把弗朗·特·伯符拉進城裏來了。』

『那麼那些進攻的人已經佔領了那堵木牆了，佔領了沒有？』埃凡詞問。

『已經佔領了！已經佔領了！他們把那些守衛兵緊緊地逼退到外面的那個塔樓裏了。有幾個人豎起梯子來了；有幾個人爬上梯子想用肩膀接着腳上城來了。石頭，木頭，大樹身都扔下在他們頭上了。才把受傷的人背到後邊去，新的人馬上就補上來打了。』

『誰退了？誰補上來了？』

『梯子給推倒了，』呂佩頰顫慄地回答。『那些兵都壓在底下了。守城的佔勝利了。』

『聖喬治幫我們打啊！』這武士嚷着。『他們退不退呢？』

「不退！他們真勇敢。那黑武士拿了他的大斧頭走近塔門來了。你總聽見了他砍門的聲音了，比所有的喊殺聲更響呢。石頭和木頭像雨一般扔在他身上了；他簡直好像看得如同雞毛一般。」

「憑着聖約翰，埃凡河很高興地從榻上坐起來，「我知道英國祇有一個人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那大門搖動了，呂佩珈接着說。「門倒下來了；他們衝進了。塔樓被佔領了！啊，上帝！他們把那些守兵從城牆上扔到濠溝裏去了。」

「那吊橋——那擱在城濠上的通到堡裏來的吊橋——他們佔領了沒有？」埃凡河叫着。

「沒有，」呂佩珈回答，「薄阿·吉爾倍他們逃過了橋就把牠毀了。有幾個守兵跟着他逃進了堡裏。你聽見的那些叫喚聲就在說明了別的一些守兵的命運啊！我才知道看人家打勝仗比看兩邊平打更不容易呢。」

「他現在怎麼了，姑娘？」埃凡河說。「再看着——此刻不是你們姑娘們看了殺

人就昏倒的時候。」

「現在已經完結了。」呂佩珈回答：「我們的朋友都在外邊的那塔樓裏養力了。」

「我們的朋友。」埃凡訶說：「決不會把這樣光榮地開始的攻戰就此作罷的啊，決不會的！我真佩服這個用斧頭劈斷橡樹和鐵柵的好本領的武士了。奇怪得很，他自己喃喃地說：『難道竟有兩個人有這麼本領嗎？』呂佩珈，你難道看不見一點可以做這個黑武士的標記的東西嗎？」

「一點看不出。」呂佩珈說：「他全身都是黑的。」

「呂佩珈。」埃凡訶說：「他真是一個英雄。他們一定是在休息他們的手下，或在想過城濠的計策。我拿我們的門第來賭誓，我拿我那可愛的姑娘的名字來賭誓，我寧願受十年的幽禁而去到這個武士身邊幫助他打一天的。」

「天啊。」呂佩珈說：「爲什麼這樣性地要去打仗呢？你所流去的那些血，你所受過的那些苦痛，和那些因你的事件而使別人流的眼淚，到底落得些什麼來呢？當死神折斷了一個強者的矛的時候，落得了些什麼呢？光榮嗎？哎，光榮祇是那些掛在兵士

的荒墳上的舊盔甲，也祇是那些刻在墓碑上的使不識字的瞻禮者讀不懂的文字罷了！

——她向這受傷的武士所睡着的榻上望去。「他睡熟了，」她說，「給痛楚和興奮磨倦了。天哪，我在這裏服伺他，而這或許是最後一次了，這不是一重罪孽嗎？說是我的父親啊，我的父親！他的女兒真是罪過了，爲了這個青年人的黃金頭髮而忘却了他的花白的頭髮了。但是我要把這種欲想頭從我心裏拔掉的，雖然我的心會因此而流出血來！」

她把面網拉了下來，在離開埃凡訶的臥榻很遠的地方坐下了。

第二十三章 烏利迦之復仇

堡主弗朗·特·伯符躺在臨終的床上了。現在已經是人間及一切人間的富貴要從他眼前消逝掉的時候了。當他凝望着眼前一片與死為鄰的蒼茫的黑暗的時候，他的凶猛的心也覺得很恐怖了。他肉體上的熱度增加了他心靈上的顫悚。

「我曾經聽人家說起過禱告，」他喃喃地說，「但是我——我不敢禱告。」

「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居然會說，」有一個破啞啞的聲音在他床邊響着，「他也有不敢做的事情！」

他顫抖着。「誰呀？你是什麼東西，像夜裏的梟鳥那樣答應我的說話。走到我床前來，讓我好看見你。」

「我是你的惡星宿，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那聲音回答。

「滾蛋，別再來吵我。讓我安穩地死罷。」

「你不會得安穩地死的，」烏利迦說，走到了弗朗·特·伯符床前。「就是在臨

死的時候，你也得想到你的殺人罪——想到這個城堡裏從前曾經響過的叫救命聲——想到那些潰乾在這地板上的血跡！」

「蠢東西！」弗朗·特·伯符回答，「原來是你，要在我臨死的時候嘲弄我嗎？」

「不錯，」她回說，「正是烏利珈，被殺了的叻吉爾·華爾夫甘述的女兒，他的已死的兒子的姊妹。你曾經做過我的惡星宿，現在我將做你的惡星宿了。你聽那可怕的聲音！」——這時那攻守兩方又在從城牆上猛烈地吶喊起來了——「你的屋子就要坍倒在這吶喊聲裏了。」

「你胡說！」弗朗·特·伯符叫着，「我的手下打得很勇敢，我的城牆又很牢。薄阿·吉爾倍和他手下的喊聲不是比衆更響嗎？我賭個誓，要是我們點了火起來慶祝我們的防衛，我就要用這個火來把你燒個皮骨淨盡。」

「那麼你就試試這個命運罷，」烏利珈回答，「那是你所有的勢力都沒法避免的，雖然這是由我這一雙衰弱的手給你預備着的。你難道沒有看見這些煙已經在一團一團地升進你房間裏來嗎？」

「賤女人！他暴怒地叫着，『你不敢放火的天啊，你竟放火了，堡在燒起來了！』

「火真燒得快，」烏利珈安靜地說，「我馬上就要放一個信號給外面的人，讓他們攻打得緊一點，這樣就沒有了一個人有工夫來救火了。再見罷，弗朗·特·伯符。你要知道，如果這會使你舒服的話，那麼，我烏利珈，從前做了你的犯罪的同伴，現在也將做你的受罪的同伴，並且會做你的旅伴，和你同到陰間裏去了。」

這樣說着，她就走出了房間，弗朗·特·伯符聽到她鎖門的沉重的鑰匙聲，於是把他的僅餘的一點點逃走的希望都斷絕了。

在痛苦與恐怖中，他叫着他的僕人和親友：「司蒂芬和聖摩爾！克萊孟和賈哀爾！思！——我在這裏孤獨無助地被燒死了。來救救我！救救我！薄阿·古爾倍特！李拉賽！

——他們都不聽見；我的聲音被打仗聲音所遮住了。煙愈來愈濃了；火已經燒着地板了。啊，悶死我了！在絕望的瘋狂中，這可憐人現在用一個戰士的聲音高叫起來，咒罵着自己，咒罵人類，又咒罵天。『血紅的火在濃煙裏閃耀着了！哈哈！』他在瘋狂中大笑着，直到那穹形的屋頂又響起來。於是他換了一種口氣叫着：『誰在那裏笑？烏利珈，

是你嗎？

第二十四章 『堡燒起來了』

凱特立克把烏利珈的消息告訴了黑武士和洛克斯萊，雖然還並不十分相信；但他們都很高興，在堡裏邊得到一個朋友，大家約好了在「一有可能的時候便再作進攻之舉。

自從佔領了外堡以後，那黑武士就一逕在進行一個架設浮橋的工作，他希望能夠利用這浮橋去渡過城濠。消磨在這件工作上的時間倒並不是可惜的，因為這正使烏利珈有了實行她的計劃的機會。當那浮橋造好了之後，黑武士便對着他的手下說：

『太陽已經在西天落下去了，我們若不快些進攻，薄河·吉爾倍的人馬就要從約克回來了。你們中間派一個人到洛克斯萊那兒去，叫他射一陣箭向堡的前門去，并且調動些人向那兒推進，好像要進攻的樣子。你們忠心的英國人，在我旁邊預備着把這頂浮橋架在城濠上；然後跟我勇敢地過橋去，幫我打開那扇堡後門……於是，憑着上帝的名字，把大門開放，再把吊橋去放下來！』



於是，那緊對着堡後門的外堡門突然開了；那頂浮橋推出來了，黑武士後面緊跟着凱特立克，一霎間就衝到對岸。他就在那裏開始用他的大斧頭砍堡門，上面祇有剛才薄阿·吉爾倍從外堡敗退進來時所毀壞了的那頂破吊橋掩護着他。他的手下並沒有這樣的掩護物；其中有兩個立刻被堡上的弩箭所射倒了，還有兩個則跌到城壕裏去了，其餘的便祇得退回到塔樓裏。

凱特立克和黑武士的地位現在真的是很危險了，如果沒有塔樓上那些弓箭手不斷地在把箭像雨一般地射到城牆上去，使那些防守者無暇兼顧的話，那是一定會得更危險的。

「真倒你們的霉，」特·字拉賽嚷着。「你們還要算是個兵嗎，讓這兩隻狗還立在城牆脚下把石頭望他們頭上扔下去。或者——還是——拿把尖頭斧來把這堵女牆砍倒下去！」

正在這當兒，攻堡的人看見在烏利珈對凱特立克說起過的那座塔樓上有一面紅旗了。洛克斯萊第一個看見。

『聖喬治！』他叫起來。『快進攻，勇士們！爲什麼讓那黑武士和凱特立克單獨地在那裏砍大門？這個堡已經是我們的了；我們有朋友在裏面做內應。那面旗就是約定的信號。再用一點力，這地方就是我們的了！』

說了這話之後，他彎了弓發一箭出去，正中一個剛在砍倒一堵女牆推向凱特立克和黑武士頭上去的守兵胸前。另外一個兵從那將死的人手中拿下了尖頭斧，剛要劈倒那女牆，頭盔上早着了一箭；他就從城牆上摔下在濼溝裏，死了。

『你們退了嗎？胆小的傢伙！』特·字拉賽說。『拿斧頭給我。』

他拿了斧頭，就再去砍那已經鬆動的女牆，那是很重的東西，假如倒下來，非但會送了這兩個武士的性命，還會把那浮橋都打沉了。大家都看見了這危險，於是那最勇敢的，永遠勇敢的考曼赫斯德隱士，避立在浮橋。洛克斯萊射了三箭向特·字拉賽，可是三支箭都從那武士的盔甲上彈回來。

『這可惡的西班牙鋼甲！』洛克斯萊說。『於是他才叫着，朋友尊貴的凱特立克！快回來，讓那牆倒下來！』

可是他的警告却沒有被這兩個武士所聽見，因為給他們砍門的大聲音所掩沒了。

那堵女牆已經在搖動了，而特·李拉賽又還在拚命地砍着。他本來可以砍倒這堵牆的，不意薄阿·吉爾倍的聲音在他耳朵邊響了起來。

「一切都完了，特·李拉賽，堡燒起來了！西邊完全着火了。我想撲滅牠，却不中用。」

「天啊！」特·李拉賽說。「那怎麼辦？」

「聽着，薄阿·吉爾倍說。」帶了你的人下去，打開後門。這橋上只有兩個人；把他們打下城濼去，再把那浮橋拉到外堡的塔樓上。我從大門裏打出去，從那一邊去打那塔樓，如果我們能够奪回那塔樓，我們就可以在那裏堅守着等救兵了。」

「這個計策很好，」特·李拉賽說。

他就急急地召集他的兵士，衝下到後門口，立刻就吩咐把後門開了。但是，門才開，神力的黑武士已經不顧特·李拉賽及其兵士的人多勢衆，單身衝了進來。當前兩個抵敵的人倒了下去，其餘的就紛紛退却了。

「狗才！」特·字拉賽喝着。「難道你們竟讓兩個人攔住了我們唯一的平安的路嗎？」

「他是個魔王，」一個從黑武士的劈擊之下跳回來的老兵說。

「讓我到前面去。我來對付這個武士，」特·字拉賽說。

甬道裏震響着特·字拉賽的劍和黑武士的大斧頭的格擊聲。特·字拉賽終於被劈中了一斧，倒在地板上。

「投降不投降，特·字拉賽？」黑武士逼着他。

「我決不投降，」特·字拉賽回說，「給一個不知姓名的得勝者。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那黑武士在他耳朵邊輕輕地說了幾句話。

「我投降了，」特·字拉賽回答，立刻就換了一種非常順服的口氣。

「到外堡的塔樓上去，」黑武士說，「在那裏等我的命令。」

「但是讓我先告訴你，」特·字拉賽說，「你所要知道的事情：埃凡河的惠爾弗

利受了傷被關在堡裏了，若不是有人立刻去救他出來，他就要被燒死了。從那扶梯上去，就一直通到他房裏。」

在這一場戰鬪及以後的一番簡短的談話之間，凱特立克早已帶了一羣人走過橋來，把特·李拉賽的手下都趕回到院子裏。特·李拉賽在路上碰到洛克萊，便將自己的劍繳給他了。

火勢愈旺起來，在呂佩珈看護之下的埃凡訶所睡着的那房間裏也看得很清楚了。埃凡訶剛才被斯殺聲從迷胡中驚醒過來，而呂佩珈因為他的渴望之故，又站在窗口瞭望着；但是她的視線被煙霧所阻，一點也不見什麼。終於，捲進房裏來的一大堆的煙，以及比斯殺的吶喊聲更為響亮的叫水的聲音，警告他們有了一種新的危險了。

「堡燒起來了，呂佩珈說：『燒起來！我們怎麼樣能救出我們自己呢？』」

「你逃罷，呂佩珈，你救你自己的性命罷，埃凡訶說：『因為我已經不是人力所能幫助的了。』」

『我不逃，』呂佩珈說，『我們要不是一塊兒得救，就是一塊兒死。』

這時候，房門打開了，薄阿·吉爾倍出現了。一副可怕的样子，他的戰甲破裂了，而且滿身都是血跡，他的頭盔上有了火燒痕。『祇有一條平安的路了，』他對呂佩珈說：『我是從五十重危險中搶出路來到這裏來救你的。』

『從你手裏得到平安，』呂佩珈說，『我寧可燒死在火裏的。』

『此刻不讓你挑選了，』呂佩珈。你既然從我手裏逃過了一次，我決不叫你逃第二次的。』

這樣說着，他一手就把這受驚的姑娘抱起來，也不顧她的叫喊，也不管埃凡罵他的種種無效的威嚇，逕自奔出去了。

『要不是你的叫喊，』惠爾弗利，我不會尋着你了，』黑武士說，他這時恰巧搶進了這房間。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武士，』惠爾弗利說，『不要管到我——去追那個人——救羅溫娜姑娘——去找尊貴的凱特立克。』

『一個個的來，』黑武士回說，『但是你輸到第一個。』

抱起了埃凡河，他把他背起來，像薄阿·古爾倍背呂佩珈那樣的輕便，就奪路到後門口。他把埃凡河交給兩個強盜去守護。於是他自己又回進堡裏去幫助搭救別的俘虜了。

一座塔樓現在已經燒得很旺了，火從一個個窗子裏閃出來。別的部分，很厚的牆阻攔着火，攻堡的人就在那裏從這一間到那一間地追逼着守衛的人。空中一片吶喊聲和兵器聲，地板上都沾血濕了。

凱特立克在這混亂的情景中馳突着，救羅溫娜姑娘正當她覺得完全沒有逃命的希望時，他趕進了她被囚的房間。

亞賽爾思丹和汪霸已經從房間裏逃到院子裏，這就是作這一場劇戰的最後一景的地方。薄阿·古爾倍在這院子裏騎上了馬，由他的幾個隨從圍護着。大門外的吊橋已經放下在城牆上了，但是有許多弓箭手正擁擠在門口想攔阻他們逃走。一部分從後門進來的攻堡人正在衝出到院子裏來。

呂佩珈被放在馬背上，由薄阿·吉爾倍的一個僕人抱持着，圍在一羣人的中間。

當亞賽爾思丹跑到院子裏，他一眼就看見馬背上一個女人的身段，以為這武士正要帶走的一定是羅溫娜了。他從一個將死的人手裏搶了一柄斧頭衝到薄阿·吉爾倍面前，大喝道：『還人來，虛偽的武士，快放了她，你不配碰她。』

『狗！』薄阿·吉爾倍說，於是站起在馬鞍上，對準亞賽爾思丹頭上狠狠地打下來。這一擊劈斷了半柄斧頭，劍鋒落在亞賽爾思丹頭上，把他打死在地上了。於是他高聲叫着：『要逃命的來跟我走！』薄阿·吉爾倍於是驅散衆弓箭手，躍馬過橋，後面跟着幾個僕人和五六個兵士，各自逃走了。

當烏利珈出現在一個塔樓上的時候，火勢已經很快地蔓延到堡中的各部分了。她的長長的斑白的頭髮在她那未戴帽的頭上望後飄着。

火簇上升到夕暮的天空中。塔樓一個個地坍下來了。烏利珈的狂野的身影顯現了許久，終於整個塔樓坍倒下來，她竟也葬身於那焚燒了她的主人弗朗·特·伯符的烈焰中了。

第二十五章 盜亦有道

曙色在樹林中明起來了。青翠的枝葉上閃爍着晶瑩的露珠。強盜們團團圍集在赫德山廣場中的大橡樹下，等候分派那些從堡裏搶來的戰利物。

洛克斯萊坐定了他的位子，讓黑武士坐在他右邊，凱特立克坐在他左邊。

「我們好開始了，」洛克斯萊說。「尊貴的凱特立克，這些戰利物已經均分做兩股。你隨便挑一股去分給那些參加這次事情的你的手下罷。」

「好大王，」凱特立克說，「我的心裏非常之悲痛；因為康甯斯堡的尊貴的亞賽爾思丹已經死了。我現在祇等着把他的屍首載到他最後的安息地方去。我並不是在這裏等分贓的。我和我的手下都不要一點東西。我祇要向你和你的勇敢的朋友們道謝，因為你們救出了我的生命和名譽。至於我的手下，我儘够可以用我自己的家財回去犒賞他們。」

「有幾個人，」汪霸說，「已經很聰明地自己取了犒賞了；他們不肯空手回去的。」

『但是，你，可憐的汪霸，凱特立克回身抱着他說：『你不怕拘禁，不怕死，情願去替代我，我將怎樣酬報你呢？大家都背棄我，唯有這個可憐的俳優是忠心的。』』

兩點眼淚停在凱特立克眼睛裏了。

『如果主人拿眼淚來，』汪霸說，『報告我的當差，那麼我也只好和主人一道哭了。但是一個俳優是不作興哭的；他的責任是要笑。如果主人真的肯賞我愉快，我請主人赦了我的同伴，戈司。』

『赦了他！』凱特立克說，『我一定赦了他，並且放他自由。跪下來，戈司！你以後不再是奴隸了，是一個自由人了，我給你一塊在華爾字羅漢的農場，永遠算是你和你子孫的家私。』

不再是一個奴隸，而是一個自由人，並且還成爲一個地主，戈司跳了起來。

『把我頭頂裏的這個銅項圈砍斷罷！』他叫着。『尊貴的主人！我的力氣因爲你的賞賜而加了一倍，我以後將替你加倍出力去打仗。』

在他臨走之前，凱特立克對黑武士特別又再三表示了謝意，並且至誠地邀他同

到洛叟荷德去。

「我要到洛叟荷德來的，」黑武士說，「馬上就來；我到了那裏，或者還要問你討一點贈品，作為你的寬洪大量的證明呢。」

「在你說出口之前我就可以答應你了，」凱特立克說着，將自己的手給黑武士握了。

「不要太輕易答應啊，」黑武士說，「再會罷。」

於是洛克斯萊從項下取出一個很美麗的號角。

「尊貴的武士，」他說，「我請你收受這件東西，作為你的勇敢行為的紀念物；如果以後你在樹林中被人家所攻擊，請用這個號角這樣地吹三聲，這樣吹法……，立刻就有人來幫助你了。」

「我謝謝你的贈品，」黑武士說，於是他把那號角吹起來，使全個樹林都震響了。

「我要，」洛克斯萊說，「知道我們那勇敢的隱士到那裏去了。在有東西吃或是有戰利品好分的時候，他常是不會得不到的。」

正在這樣說時，一聲長嘯表示那隱士來到了。

「讓開，弟兄們，」他叫着，「給你們的神父和他救出來的俘虜讓出位子來。阿蘭阿岱爾呢？叫他來給我做一首詩。」

在衆人的嘩笑聲中，他莊嚴地出現了，一手拿着一柄大劍，一手牽着那猶太人埃薩克。

「喂，猶太人，」那強盜首領說，「你想好了沒有，你願意拿些什麼東西來謝我們的救命之恩。但是還有一個有錢的俘虜，我們必須先見一見。那有錢人來了。」

於是，便看見喬伏寺的愛謨方丈被兩個強盜夾着帶到這首領的寶座前。

這方丈的臉上頭着一種被侮辱的尊嚴與恐怖的奇妙的混合。

「怎麼樣，大人們！」他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是誰，敢這樣對待一個教士？你們搶了我的信去，你們又撕破了我的華美的袍。如果換了別人處於我的地位，一定要罵你們了。但我是和善的，如果你們把我的馬去牽來，把我的隨從釋放了，把我的信還給我，給我一百個銀幣，並且答應三個月不吃葷，或者可以給你們洗贖了這種愚蠢的行

爲。」

「神父，」那強盜首領說，「我的手下待遇你竟這樣的不好，使你對我們大不舒服，這是使我覺得十分抱歉的。」

「待遇！」那方丈說，「有一個名字叫作阿蘭阿岱爾的矮子，他千方百計地恐嚇我，說我如果不拿出四百塊銀幣來，他就要打我，甚至要殺死我——而且這還是在他從我身上搶去了金鏈條和許多價值連城的戒指之後的事情。他賭誓說要把我吊死在樹林裏的那株最高的樹上！」

「他這樣說嗎，真的？那麼，神父，我看你還是把他所要求的東西給了仙罷，因爲阿蘭阿岱爾是一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

「你在開玩笑，」這吃驚的方丈勉強笑着說，「我也真的很愛開玩笑。但是——
哈哈！——在整夜的開玩笑之後，到天亮總該是正經的時候了。」

「但我是正經的，」這強盜說，「你必須付給我們一大筆錢，否則你就永遠見不到你的朋友了。」

「好，那麼，」那方丈氣憤地說，「你要我付什麼？我在這官道上走過，不幸沒有帶五十個人，你要我付什麼錢！」

「這樣行不行，」另外一個強盜說，「讓這位方丈說這猶太人該拿出多少錢，再讓這猶太人說這位方丈該拿出多少錢？」

「你是個瘋子，」那首領說，「但是你的法子却很好！猶太人，走上前來。你看這挺有錢的喬伏寺的愛謨方丈，你說他應該付多少錢給我們？才可以放他走。我知道，這位方丈有多少錢，你是很清楚的。」

「啊，不錯，」埃薩克說，「我曾經和這位好神父做過幾次生意的，我曾經問他買過麥子和水菓和許多木材。他是個很有錢的方丈。」

「他應該付多少呢，埃薩克？」那首領問。

「六百塊，」埃薩克說，「這個數目他很容易付得出來的。」

「那麼就是六百塊罷，」那首領莊重地說，「你怎麼說法，愛謨方丈；這個猶太人能付許多錢嗎？」

『他能付！』那方丈回答。『據說他那在約克的住宅裏滿是金銀。我告訴你，你不要問他要一千塊以下。』

『我們祖宗的上帝救救我啊！』那猶太人說。『我今天又失掉了女兒，你們還要把我所有的錢拿去嗎？』呂佩珈，我親愛的拉舍兒的女兒啊，如果那樹上的每一片葉子都是金子的，而且每一片都是我的，我情願都送給人家打聽我女兒的消息，你到底是不是還活着，而逃出了敵人的手掌呢？』

『你的女兒是不是黑頭髮的？』一個強盜說。『她是不是帶着一個鑲着銀絲邊的面網的？』

『她帶的！她帶的！』這老頭兒關心得顫抖着。『天保佑你！你能不能再告訴我一點她的平安消息？』

『準是她了，那麼，』那強盜又說，『她給薄阿·吉爾倍帶走了，當他昨天衝出了我們的陣線的時候。我本想射他一箭的，但因為恐怕誤傷了那姑娘，所以沒有射得。』

『啊！』這猶太人回答，『我倒希望你當時射了，即使那支箭射穿了她的胸膛。讓

她父親悲傷總比失節好些。伊却鮑光榮已經離開我家了！

「朋友們，那首領向四週看了一轉說，『這老頭兒的傷心使我很感動了。老實說，埃薩克——是不是你付了一千塊之後就會得一文不剩了嗎？』

埃薩克臉色蒼白，張口結舌地說不出話來，因為他不能否認他還有這麼許多錢。

「好罷——我們不把你算得太苛刻了，」那強盜說，「沒有錢，你就不能從李列·特·薄阿·古爾倍老爺手裏去贖回你的女兒了。我們祇要你付哀讓方丈一樣的錢——或者就再減掉一百塊罷，這就算是我自己送給你的。這樣你就可以餘下五百塊錢去贖回你的女兒了。那些廟衛們愛銀子的亮光，也正如他們愛女人們的黑眼睛的亮光一樣。趕快去把你的錢袋到特·薄阿·古爾倍耳朵邊去搖響來。我們這裏的探子已經給你打聽到他逃在鄧潑爾司都的廟衛府裏了。我這樣辦法好不好，弟兄們。」

衆強盜都對於他們首領的意見表示了贊同，於是埃薩克撲的跪倒在這寬洪的首領脚下。

『不，』那首領退了一下，『去向上帝下跪罷，不要跪在一個像我這種可憐的罪人面前。』

『如果你和我交個朋友，』哀謨方丈說，『你就能得到幫助去救出你的女兒呂佩珈了。我也替這位姑娘傷心，因為她身材既漂亮，相貌又標緻。我在阿希倍比賽場上看見過她的。如果我給你說一句好話，我可以在李列益·特·薄阿·吉爾倍面前盡許多力的。』

洛克斯萊把埃薩克拉在一旁。『我勸你，埃薩克，和這位方丈交個朋友罷。我竭力幫你的忙。因為我們是老朋友了。你不記得從前你女兒呂佩珈在約克地方醫救的那個從繹綫中出來的病人嗎，你們把他養在家裏，直到他恢復了健康，臨走時又送給他一點錢？』

『你莫非就是我們稱之為彎弓狄孔的那個人嗎？』埃薩克說。『我記起你的聲音來了。』

『我就是彎弓，』那強盜首領說，『又叫洛克斯萊，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好名字。

我也很痛惜你的女兒。但是我幫不了你的忙。那廟衛的矛太厲害了，我的弓箭手敵不過他，他們會得把我們像塵上一樣地趕散來。當你的女兒被帶走的時候，如果我曉得了是她，一定得有個辦法的，可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來罷，不要我給你去跟這位方丈說？」

「應着上帝的名字，狄孔，幫助我去救出我的心肝寶貝罷！」

「哀謨方丈。」那首領說，「來，我跟你在這樹下有話要談。我聽說你愛吃好東西，愛喝好酒。我又聽你愛好狗，快馬，和別的花錢的東西。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你愛做壞事和暴虐的事情。你肯不肯寫一封信給那廟衛，幫助埃薩克救出他女兒來？」

「好的。」哀謨方丈說，「既然要我參加這件事情，給我一枝筆罷。但是什麼地方我可以得到一枝筆呢？」

「我馬上就可以給你弄一枝筆來。」這強盜說，於是他彎着弓，插準着一隻恰在頭上飛過的大鳥射去。一箭穿心，這鳥就跌下來了。

「方丈。」那首領說，「這些鳥羽儘夠你們喬伏寺一百年的用處了。」

這方丈坐下來慢慢地寫了一封給列盜·特·薊阿·吉爾倍的信，很謹慎小心地蓋了印之後，他將那封信交給那猶太人，說道：「這封信可以讓妳平安地走進鄧澂爾司都的廟衛府，而且，據我看來，一定很容易救得成你女兒的，假如你在這封信之外再加一大筆錢；因為，我相信我，那薄阿·吉爾倍是不肯白效勞的。」

黑武士在旁邊聽着這種種處分，覺得大有興趣。現在他對每一個強盜答致了告別辭。他也免不了對於這種被法律所不保障的人們中間的簡單的公平表示了驚異。
「好的果實，武士大人，」那強盜首領說，「有時反而生在壞樹上的。你不妨猜猜我是什麼人，我也要判別一下你是什麼人。我們各人都有着自已的祕密。」

「或者，」那黑武士說，「當我們下一次見面時，彼此都會少隱瞞一點。現在我們就以朋友的關係分手罷，我們不是朋友嗎？」

「這是我的手，」洛克斯萊說，「這是一個真正英國人的手，雖然現在是一個強盜。」

「這是我的手，來回握你，」黑武士說，「牠被你的手所握着，我以為很光榮了。因

爲一個有無窮的勢力可以做惡事的人，而竟能做善事，這是應該加倍稱贊的。並不因爲他做善事而應該稱贊，乃是因爲他不去做惡事而值得稱贊。再會了，勇敢的強盜！

於是那黑武士跨上了他那駿偉的戰馬，穿過樹林而去了。

第二十六章 決定行刺

在約克的堡裏，約翰親王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請那些他希望能夠幫助他奪取他哥哥李却的王位的貴族。

在明吉爾思冬堡失守之後，第二天清晨，一種使人惶亂的報告就在約克城中散布着，說特·孛拉賽、薄阿·吉爾倍和弗朗·特·伯符三人被俘的被俘了，被殺的被殺了。華爾特瑪把這個消息去報告了約翰親王，隔了一會兒，特·孛拉賽自己也來了。

「薄阿·吉爾倍逃走了，」他說。「弗朗·特·伯符已經在他的城堡的火勢熊熊的廢墟堆裏做了一個紅的墳，還有一個最壞的消息沒有告訴你。李却已經在英國了。我已經看見過他，並且和他說過話了。現在他騎了馬獨自個穿林子去了。」

華爾特瑪和約翰親王彼此面面相覷着。

「現在祇有一條平安的路了，」親王說，「李却獨自個走着，必須有人去碰到他，把他綁來關起來。」

「我看，華爾特瑪說，『最好的牢監就是一個墳墓。去叫許·巴爾盾來叫他派兩個熟悉樹林裏的路徑，並且擅長追蹤人馬的腳跡的人來。我帶他們同去。』」

「還要帶些什麼人去？」親王說。

「陶萊斯倍和史蒂芬——因為他的殘酷，人家都叫他「鐵心腸」——還有三個綽號叫做「思貝因」之類的人。」

「那很好，」親王說。

第二十七章 廟衛之大主教

我們的故事現在應該轉到約克之埃薩克身上去了。跨上了洛克萊送給他的那匹馬，帶了兩個做他的護衛兼嚮導的強盜，這猶太人啓程向鄧潑爾司都的廟衛府進發了。

那廟衛府建造在美麗的農田與牧場中間。那屋子造得很堅固，而且是一座堡壘的樣子。有兩個穿着黑色制服的兵守着吊橋，另外還有幾個穿着同樣悲慘顏色的長袍的兵在城牆上踏着安詳的腳步走來走去。

那廟衛府裏的大主教正在牆內一個小花園裏散步，和一個從巴勒斯坦與他同來的教士作沉痛而秘密的談話。

那大主教是個上了年紀的人。他生着一蓬很長的花白鬚鬚，兩道很粗的花白眉毛掛下在他的眼睛上，這雙眼睛裏閃耀着年齡所不能消熄的火光。他的臉上顯着一個兵士的凶相，同時又顯着一個非常自信其聖潔的教士的宗教的驕矜。

跟着這位大人物的那個同伴，也和這大主教一樣，穿着一件白袍，胸前掛着一個紅色的十字架；但是他對於他的上司的那一副非常恭順的態度，顯得他們二人是不一樣的。

『康雷德，』這大主教說，『我的戰役和勞作的親愛的同伴，祇有在你的忠誠的心裏，我可以付託我的悲哀。我寧可與十萬個敵人在戰場上打仗，而不願意看着我們的神聖的教規的墮落！』

『這是非常不錯的，』康雷德·蒙特·斐采特回答；『我們英國的教友們的行為比那些在法國的教友們更壞了。』

『那是因為他們比法國的教友們更有錢之故，』大主教回答。『我們的教規怎麼說法，我們的教友們又怎麼樣守教規？教規上說，他們不得佩帶無用的或世俗的裝飾物；但是現在還有比廟裏的兵士們出門時穿着得更煥赫更華麗的嗎？他們不得打獵，但是現在有誰比廟衛更善於這種愚蠢而無謂的遊技呢？他們的飲料祇能用水；但是現在，「像一個廟衛那樣地喝着酒」已經成爲每個酒鬼的誇口話了。他們應該查

禁妖法和邪教；但是你看！他們現在都在那裏學習猶太人和撒克遜人的祕密妖法了，我一定要肅清這個廟宇，我一定要把那些不乾淨的石頭搬開，並且扔出門外去。」

這時，有一個僕人走進花園來。他向這位大主教深深地鞠了一躬，於是立着等他的允許，才敢開口稟事。

『說罷，達米安，』大主教說。

『有一個猶太人在門外，尊貴神父，』達米安說。『他要見李列益·特·薄阿·吉爾倍。』

『你把這事情來稟告我，這是很不錯的，』大主教說。『我們教門裏的師弟兄的行動，不是依照着他自己的意志，而應該依照主教的意志的。我們現在要知道這個薄阿·吉爾倍的行動，這是重要的事。』

『據報告說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康雷德說。

『的確，人家這樣說他，』大主教說。『但是李列益師兄曾經出過怨言；他曾經鬧過事，他曾經做過那些不服從我的命令的人的領袖。達米安，』他繼續說，『把那猶

「太人帶到我面前來。」

幾分鐘之後，達米安帶了約克的埃薩克進來了。

「達米安，」大主教說，「你出去，在我離開這裏之前，不要讓一個人走進這園裏來。」於是這僕人鞠了一躬退出去了。「猶太人，」這驕傲的老頭兒接着說，「你聽着，我對於任何人不願意浪費口舌和時間。所以，我問你的話，你應該簡短地回答，而且要說真話。如果你欺哄了我，我要把你的舌頭撕出來的。」

這猶太人正待回答，可是這位大主教已經說下去了。

「不要開口！在我面前，除了回答我的問話以外，不准多說一句。你找李列益·特·薄阿·吉爾倍有什麼事情？」

埃薩克因為心慌和委決不定之故，立着說不出話來。如果他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他就是在說廟衛們的不守清規；然而，若是不說出來呢，他還有什麼希望能獲得他女兒的自由？

那大主教看見他的驚惶，便想安慰他。

『你一點不用害怕，』他說，『假如你老老實實的做這件事情。我再問你，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字列益·特·薄阿·吉爾倍？』

『我是一個送信人，』這猶太人訥訥地說，『神父，有一封信，是喬伏寺的哀讓方丈寄給那位善良的武士的。』

『把那封信交給我。』

埃薩克於是用他那顫抖的手從他的便帽裏取出那封信來——因為不安，所以他把那信放在帽子裏——交給康雷德，再由康雷德呈給那大主教。

『神父，』康雷德說，『你是不是要拆看這封信？』

『爲什麼我不該拆？』那大主教皺了一皺眉頭說，『廟衛收到信函，即使係由生父寄來，亦必稟呈大主教當面拆閱，這不是教規第四十二條中寫着的嗎？』

於是他急忙展讀這封信，臉色顯得非常驚詫和恐慌。第一遍讀了之後，又慢慢地再讀了一遍。之後他便以一隻手將那封信送給康雷德看，另外一隻手敲着那信紙道：『這是一個基督教徒寫給另外一個基督教徒的好文字。』

情。

康雷德·蒙特·斐采特接過了這封信。

『讀得響點，』大主教說，『你也聽着，』他對埃薩克說，『因為我要問你這件事』

於是康雷德讀這封信如下：

『喬伏寺方丈哀謨謹奉書於

廟術李列益·特·薄阿·吉爾倍大人閣下。

『啓者。余此時被俘於數匪徒之手，自彼等處得知弗朗·特·伯符慘遭不幸，并悉閣下已攜彼美貌之猶太女巫脫身而遁。彼女巫深黑之妙目，蓋嘗投閣下以拘魂符錄者也。余甚慶慰閣下之平安無恙，但仍祈閣下善自警衛彼女巫之事也。余曾得密訊，聞閣下之新主教已自法國蒞臨，此人不好女色，朱臉黑眼，皆非所戀，即將貶閣下之逸樂，正閣下之邪行矣。至祈留意。彼女之父，即猶太富翁約克城中之

埃薩克也，乞余作此書奉之左右，遂爲書此，至盼閣下能即縱彼女使去，蓋此老甚願納藥中巨款，以償閣下之失也。佳晤有期，即請

台安。

哀謨謹啓。

「你以爲怎麼樣，康雷德？」那大主教說。「他信上說：『彼女巫蓋嘗投閣下以拘魂符籙者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康雷德就解釋這句話的意思不過是說字列盎認爲那女子很美麗而已。

「你猜想得不對，還有別的意思，康雷德。這個約克城中的呂佩珈的確是一個施行妖法的女巫。你聽這猶太人會自己承認了。」於是他高聲地問埃薩克道：「那麼，你女兒現在是字列盎·特·薄阿·吉爾倍的俘虜了？」

「是的，大人，」可憐的埃薩克訥訥地說，「無論要多少錢贖她的自由——」

「靜些！」那大主教說。「你女兒懂得醫道的，是不是？」

「是的，慈悲的大人。有許多武士和兵士都可以做見證的，因爲她曾經醫好過他們的病痛，當別的人力無法可施的時候。」

那大主教回頭對蒙特·斐采特說道：「可不是，弟兄！」

「吐盧偽的猶太人！他接着對埃薩克說：『你女兒怎麼敢用妖法迷起廟裏的兵士來了？達米安！把這個猶太人趕出門去，如果他再敢進來，就射死他。至於他的女兒，我們要依法處置她。』」

現在我們也不必詳細描寫呂佩珈在這大主教面前受審問的情形了。總之這是一種笑話的公正。對於她的判決是要把她燒死。當時她祇有一個希望。因為在那個時代，一個罪犯在某種情形之下可以用「決鬪判決法。」這意思是由兩個武士決鬪，一個代表她的有罪，一個代表她的無罪，這罪犯的命運就得被決鬪的結果來定奪了。

「我還有一個活命的機會呢，呂佩珈說，『即使被你的殘酷的法律所判決。我的生命誠然是不幸了——至少，在此刻是不幸的；但是既然有方法可以救護我，那麼我也不肯放棄了上帝所賜給我的恩典。我否認你們所定的罪狀。我是無罪的。我要求決鬪判決的權利。』」

『那個武士，呂佩珈。』那大主教說，『肯爲你決鬪呢？』

『上帝會得選出一個武士來爲我決鬪的。』呂佩珈說，『在這義氣的，自由的英國，決不會找不出一個肯爲正義而決鬪的武士的。』

『那麼，』那大主教停了一會兒說，『我指派李列益·特·薄阿·吉爾倍去決鬪，爲了正義，也爲了證明這個女人是很公平地判決有罪的；我限呂佩珈在三天之內找一位武士來爲她的無罪決鬪。』

那大主教私下微笑着他自己的聰明；因爲薄阿·吉爾倍雖然怨恨這件差使，但是他到底不敢拒絕。

『這裏有沒有人，』呂佩珈說，『肯給我送一個信嗎？』

大家都默然。終於有一個人回答了。這是史耐爾的兒子歐格。我祇有一條腿中用了，』他說，『但是我這一條腿之所以中用，全虧得這位猶太姑娘的慈悲和她的高明的醫道。我願意給你送個信去。』

但是他運氣很好，用不到走得復遠。埃薩克就在大門口等着。他就讀着他女兒的

信：

『父親大人膝下，——兒被判爲女巫，處死刑矣。但若有武士能在三日內來爲兒決鬪，或者兒尙可得救。埃凡訶武士若健康恢復，能勝甲冑之重者，或肯爲兒決鬪。請大人卽爲通知。再請告埃凡訶武士，無論呂佩珈爲生爲死，此罪狀實爲冤枉也。』

第二十八章 英國的國王李却

黑武士離開了赫德山廣場中的那株大橡樹以後，他一逕就到聖善佗爾甫寺裏，因為那受傷的埃凡訶當時由戈司和汪霸二人護送到這裏來了。

他對埃凡訶說：「我們在康甯斯堡蹣跚罷，你父親在那裏給亞賽爾思丹辦喪事。我要到那裏去設法使你和你父親候復了感情。你今天仍舊住在這裏，汪霸跟我同去。再會罷，惠爾弗利，你必須等到明天才動身。」

埃凡訶看他們走遠了，人影沒入樹蔭裏去了；於是回到寺裏，他立刻吩咐把馬牽來，叫戈司跟着他，追蹊着黑武士前進了。

「我現在已經可以打仗了，」他說，「當我覺得我的主人有危險的時候。」

黑武士和汪霸在那大樹林中走着。

「我懇求你，」汪霸說，「把洛克斯萊送給你的那個號角給我看看。」

黑武士便把那號角遞給他，他立刻就拿來掛在自己項頸上。

「如果我沒有想錯的話，」他說，「你最好還是預備着，因為那草堆裏有人在窺看我們。」

「你怎麼會這樣想的？」黑武士說。

「我在那些青草堆裏看到了兩三次鋼甲的閃光。如果他們是規矩人，他們一定從路上走，而不從草堆裏走的。」

「不錯！」黑武士說着，就把他的頭盔的前面一片鋼板遮了下來，「我看你的話不錯！」

他把頭盔遮得正好，因為這時恰巧有三支箭從草莽中射出來，其中一支箭恰好射在他的頭盔前面那塊遮臉板上。

「謝謝你，汪霸，」他說，「我們趕過去，」於是他驅馬直進草莽中。

他被六七個兵士圍住了，他們都用矛刺他。三支長矛向他刺過來，可是都好像刺在一個鋼塔上似的，很輕易地就折斷了。那黑武士的眼睛裏似乎在閃着火光。

「這是什麼意思，諸位？」他叫着。

那些人並不回答，祇是拔出了劍從各方面對他擊刺着，嘴裏叫着：『死罷，假親王！』

『嚇！聖愛德華！嚇！聖喬治！』那黑武士每叫一聲就砍倒了一個。『這裏竟有反賊嗎？』

他的敵人一個個都被他的每一擊都能傷命的武器打退了，這一場戰事好像他一個人的力量就足以取勝了的。但另外還有一個穿藍盔甲的武士，他一直縮在衆人後面，這時却衝上前來，把他的長矛，並不描準黑武士身上，而描準着他的坐騎刺去，於是那馬受傷了。

『這是混賬的打法，』當那匹馬滾倒在地，把黑武士也掀倒下來的時候，他喝罵着。

這時汪霸在一邊吹起號角來。這意外的響聲使那些刺客又退縮了一下，於是，汪霸雖然祇有一柄劍，也就衝上前去救助黑武士了。

『真丟臉，你們這些胆小的傢伙！』那藍盔甲的武士罵他的部下，『你們聽了一個傻子吹的角聲就要逃嗎？』

被這些話所鼓勵了之後，他們又進攻黑武士了。這時黑武士背貼在一株大樹上，用他的劍向前抗敵着。那藍甲武士另外去拿了一支矛，躍馬上前，想把黑武士釘在樹上；但是汪霸從旁邊用他的短劍冷不防刺着了那藍武士的馬。於是人和馬一齊滾倒在地上。但那黑武士此刻還被幾個人圍困，所以還在危急之中。他正在開始顯出不支的樣子來，突然有一支箭飛來把最厲害的一個敵人射倒在地上。於是一羣強盜從樹林裏跳了出來，爲首的就是洛克斯萊和那酒肉隱士。黑武士的敵人隨後就一個個死的死，傷的傷了。

黑武士用一種以前所不會有過的莊嚴謝了那些來搭救他的人。在這時以前，他的態度祇是一個粗獷武勇的兵士，而不像一個地位高貴的人物。

於是他說：『汪霸，把這藍甲武士的頭盔揭開來。他好像是個首領。』

汪霸揭開了那頭盔。

『華爾特瑪·菲宙斯！黑武士叫着。』從實招來，誰派你幹這蠢事的？』

『是你父親的兒子，』華爾特瑪說，『約翰親王。』

『你不要饒命嗎？』

『在獅子嘴裏的人，討饒也是不中用的。』

『好，那麼我就饒了你的命；獅子不犯受傷的野獸。但是在三天之內你必須離開英國。給這個武士一匹馬，洛克斯萊。』

『我本該送他一箭，省得他走遠路辛苦了，』洛克斯萊喃喃地說，『但是我覺得我好像聽見了一個使我必須服從的聲音了。』

『你是一個英國人，洛克斯萊，』這黑武士說，『你猜得不錯，你不能不服從我的命令——我就是李却，英國的國王。』

聽了這句話，洛克斯萊和他的嚙囉們都立刻跪下在他面前，懇求饒恕他們的罪。『起來，我的朋友，』李却用一個仁慈的口氣說，『你們在綠林中所犯的罪已經由你們在叻吉爾思冬和今天在這裏救駕所建的功勞抵過了。你，勇敢的洛克斯萊——

『陛下，請不要再叫我洛克斯萊罷。我的名字，或者陛下早已知道，我就是休和特。』

森林中的俠盜羅賓漢。

這時又有兩個人來了——埃凡訶和戈司。

「不要害怕，惠爾弗利，」李却王說。「現在可以用我的真名字了。我們在這裏遭到了反賊，但是，多謝這些武勇的人，已經打平了。但是現在我想你也犯了不服從命令之罪了——我難道沒有命令你今天應該住在善佗爾甫寺裏養你的傷創嗎？」

「我的傷好了，」埃凡訶回答。「但是爲什麼陛下要在這國家有內亂之險的時候，單身走路，去冒生命之險呢？」

「如果我馬上就讓人家知道，那是一定會使我受到比這更厲害的危險的。我必須給我的忠心的朋友們有召集部下的時間。來罷，諸位，我們現在不要再想這種事情了，我們快快活活地到康甯斯堡去罷。」

當獅心王李却和他的朋友們到康甯斯堡的時候，堡裏正在非常忙碌。祭典正在院子裏舉行。凱特立克和他的朋友都坐在堡裏邊。當黑武士走進去和他握手的時候，他立刻就起身相迎。

『我是來提醒你，尊貴的爵爺，』李却說，『當我們上次分別時，你曾經答應我允許我一個要求的。』

『早就允許你了，尊貴的武士，』凱特立克回答。

『但是，你以前祇曉得我是黑武士；現在，你該知道我就是英國國王李却了，我的最大的心願就是要看英國的子民，撒克遜人和腦門人，互相連合起來。』

『你說得不錯，陛下——我承認你是國王了。』

『現在要提出我的要求了。我要求你饒恕了埃凡訶的惠爾弗利，仍舊把他收回做你的兒子罷。』

『爸爸！』埃凡訶跪下在凱特立克腳邊叫着，『請饒恕了孩兒罷。』

『我恕你了，孩子，』凱特立克扶他起來，說，『我答應了就不會反悔的。你正要說那件事情了，我猜想羅溫娜姑娘必須給亞賽爾思丹穿幾個月素，因為他是她的未婚夫，但是以後——』

這時有一個僕人突然進來找埃凡訶，說有一個人，在門外，有一件生死關頭的緊

急事情要和他說。得到了這人的消息之後，埃凡訶立刻穿起盔甲，叫了戈司，飛也似的離開康甯斯堡了。

第二十九章 上帝底判決

現在我們應該回轉去講鄧潑爾司都的事情了。呂佩珈的死活快要決定了。在廟門前一大片場地上聚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這場地的一端堆着一大堆木柴，木柴中央的地上豎起着一根柱子，這根柱子上裝着鐵鏈，是預備吊懸那要被燒死的可憐的女人用的。

鄧潑爾司都地方的聖密歇爾廟裏的大鐘敲響了。廟門開了，一個擎着大旗的武士騎着馬首先出來，後面跟着許多廟衛。然後才是那大主教，大主教後面是全副武裝的薄阿·吉爾倍。這一排行列慢慢地走進了場中。

呂佩珈被帶到柴堆旁邊的一隻黑椅上坐了。她第一眼看見這個可怕的地方的時候，她顫抖着閉了眼睛。後來她又定睛看着那地方，似乎在使她的心對於這東西熱習一點，此後她又慢慢地掉轉了她的頭。

那大主教升了他的法座，其餘的人也按照各人的輩分依次坐在他背後。

於是馬爾伏亞走上前去稟告道：「神父，李列益·特·薄阿·古爾倍要在今天舉行決鬥，因為那名字叫作呂佩珈的猶太女郎曾經以女巫惑人罪被公判處死，該武士為擁護公判之故，願意與反對判決者決鬥。」

號角吹響了。接着是幾分鐘的肅靜。

「沒有武士來給她決鬥，」大主教說。「去問她，是不是還在等候什麼人來給她決鬥。」

於是有人去傳話給呂佩珈。

「去稟告大主教，」呂佩珈回答，「我還堅持我是無罪的。我請求他的法律所能允許我的遲延。上帝自會給我找出一個武士來的。如果沒有人來，那麼上帝的神聖也就完了。」

那傳話的人把這些話回稟給大主教。

「我們就等着，」他說，「等到太陽影子從西邊移向東邊的時候，白天過得這樣快，讓她慢慢地預備死罷。」

那大主教坐等了兩小時。大家都相信不會有人來幫助她的了。

但終於有一位疾馳的武士在平原上出現，向廣場上趕來。

『他來了！他來了！』看熱鬧的人都叫起來。

然而，再看一眼，大家就不禁失望了。原來他的馬，因為趕了好幾哩路，已經疲乏得似乎要倒下來了，而那騎在馬上的武士，不知是由於孱弱呢還是由於疲乏，也是搖搖晃晃地像要支持不住了。

他一馬衝到大主教座前。『我是一個好武士，並且是個貴族，』他叫着，『我到這裏來幫助呂佩珣，那埃薩克的女兒，並且與李列盎·特·薄阿·吉爾倍接戰。』

『來人必須先通名姓，』大主教說。

『我的名字，』那武士掀起他的頭盔說，『叫作埃凡訶的惠爾弗利。』

『此刻我不跟你打，』薄阿·吉爾倍說，『等你的傷醫好了，再換一匹好一點的馬，那時你才配和我交手。』

『哼！驕傲的廟術，』埃凡訶說，『你還記得從前在洛叟荷德堡裏大廳上誇口說

你要和埃凡訶再決鬥一場，把你已失去的名譽掙回來嗎？如果你不實行這句話了，我就要到全歐洲的每一個宮庭裏去宣揚你是個懦夫了。」

「你這撒克遜的狗，薄阿·吉爾倍罵着，「拿起你的矛來預備送死罷。」

「呂佩珈，埃凡訶驅馬到她面前說，「你願意我給你決鬥嗎？」

「我願意，」她說，「可是不行！你的傷還沒有好全。爲什麼你也要來送命呢？」

可是埃凡訶早已立定在他的位子上。他遮好了他的頭盔，準備好了他的長矛。薄阿·吉爾倍也照樣預備停當。但是當他遮下頭盔的時候，他的僕人看見這位武士的臉色，整個上午都是鐵青的，而此刻變得紅漲的了。

信號一發，兩個武士都衝上前來。埃凡訶的疲極的馬，以及他自己這個疲極的身子，在那廟術的戲得很準的，非常有力的矛尖下立刻就翻倒了。這個結果是大家都料到的。至於埃凡訶的矛尖，祇碰了一下薄阿·吉爾倍的盾牌，可是出於人家意料之外，薄阿·吉爾倍竟也滾下鞍來倒在地上了。

埃凡訶從那翻倒的馬背上掙脫了；隨即就立起來了，急急地拔出劍來想補救他

的命運；但是他的敵人却再也不立起來。惠爾弗利把腳踏在那廟衛胸前，把劍尖指着他的咽喉，逼他表示願意投降或願意死。可是薄阿·吉爾倍也不回答。

「不要殺死他，武士大人，」那大主教叫起來，「我們承認你得勝了。」

他下了公座，走到場中，吩咐從人把那失敗者的頭盔除掉。他的眼睛閉着。他的臉色通紅。當他們驚視着他的時候，他的眼睛又睜開了，但眼光呆木而且像玻璃似的了。他臉上的紅色也退下去，變成死灰色了。原來他並不是被埃凡訶的矛所刺傷，而是死於他的不能自制的怒氣了。

「這真是上帝的判決了，」那大主教說。

第三十章 『在獅子嘴裏』

驚訝過一番之後，埃凡訶就問那大主教他的判決到底怎麼樣。

『我宣告這個姑娘無罪，並且釋放她，』大主教說。『這個已死的武士的盔甲和屍首聽憑得勝者處置。』

『我不願拿他的兵器，』武士埃凡訶說，『今天是上帝的手把他打死的，並不是由於人力。但是他的屍首把他悄悄地埋掉罷，因為他是死於一場不義的決鬥中的。至於那個姑娘——』

說到這裏，一陣馬蹄聲響着，既多而又快，幾乎震撼了他們前面的土地；原來是黑武士趕到了。他身後跟着無數兵士和幾個全副戎裝的武士。

『我來得太遲了，』他說，向四下裏看着。『我想自己來解決薄阿·吉爾倍的。埃凡訶，你身子還沒有好，馬都騎不穩，却來冒這樣一個險，這難道算是聰明的嗎？』

『天已經解決了這個驕傲的傢伙了。』埃凡訶回答。

李却看着那屍首，「願他安眠罷——如果他應得受這個報應，」他說，「但是我們不能浪費時間了。鮑亨，做你的職務。」

一個武士走上前來一手抓着馬爾伏亞珊的肩膀。

「你是我的囚犯了，」這武士說。

「誰敢動手，」大主教怒斥了，「在我們廟裏，並且在一個大主教面前，抓我的武士，靠了誰的勢力？你竟敢做這樣的事？」

「他受了英國國王李却的命令做這事的，」國王高聲說。

「我要抵抗！」那大主教說。

「驕傲的廟衛，」國王說，「你不能抵抗！抬起頭來看你的塔樓上，英國的王族已經代替了你的廟旗飄揚着了。聰明些，不要作無用的抵抗了。你的手已經在獅子嘴裏了。」

這時呂佩珈被她的老父擁抱在懷裏，差不多失去知覺了。但是埃薩克說了一句話，却驚醒她了。

『我們去罷，』他說，『我親愛的女兒，我的重新尋到的寶貝——我們去到那好心的青年人脚下跪謝罷。』

『不要這樣，』呂佩珈說，『啊，不要去。不——不——我不敢在此刻和他說話，啊，我要說的話不單是——不啊，父親，我們還是馬上就離開這壞地方罷。』

『但是，我的女兒，』埃薩克說，『他既然用他的矛和盾牌來救你的性命，我們怎樣可以就此走掉呢？我們必須去謝謝他。』

『他是——他將來自會得——受到最至誠的謝意的，』呂佩珈說，『他將來會得受到更多的感謝——但現在却不必謝的。看母親拉舍兒的面上，你答應了我這個請求罷——現在不必去謝了！』

『但是，』埃薩克說，他固執着自己的意見，『他們一定要以為我們這種人比狗都不知感恩呢！』

『但是你看，親愛的父親，國王李却也在這裏了，他——』

『不錯，我的最好的，最聰明的呂佩珈！我們馬上就離開這裏罷。走罷，馬上離開這

裏。

第二十一章 呂佩珈之永別

在埃凡訶和羅溫娜的美滿的新婚之後第二日早晨，貝爾琪答來通報羅溫娜，說有一位姑娘要進見，並且要求密談。

羅溫娜就吩咐請那姑娘進來，又命令侍女們都迴避了。

她進來了，一副華貴而莊嚴的容貌，遮着一個很長的白色面幕。於是她屈一膝跪下來，俯首去吻羅溫娜的衣裾。

「這是什麼緣故，姑娘？」那吃驚的新娘說。

「我是來補謝埃凡訶的惠爾弗利的。我就是他實了生命之險在鄧潑爾司都搭救的那個不幸的女子。」

「姑娘，」羅溫娜說，「當他受傷以後，你費了無窮的好心醫治他，所以那天的事情，他實在是還不夠報答你的。請你說，是不是還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事情？」

「沒有什麼，」呂佩珈回答，「祇要請你代達我的感激不盡的訣別的下懷就是。」

了。」

「怎麼，你要離開英國了嗎？」

「我就要離開英國了，夫人在明天清早。」她眼睛裏含滿了眼淚。「當我想到吉爾思冬堡和鄧潑爾司都廣場上的時候，我就會傷心起來了。永別了。我還有一點見敬意，請你收了。」

羅溫娜把呂佩珈遞給她的一個小銀盒子揭開來一看，裏面盛著許多指環和珠寶，顯然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這那裏可以！」她說，「我不能收受你這樣貴重的禮物呀。」

「收了罷，夫人，」呂佩珈回答。「對於你，這些禮物是並不值錢的，而對於我，更不值錢了。難道你以為我重視這些發光的石子過於我的自由嗎？難道你以為我父親重視牠們過於他女兒的名節嗎？請收了罷，夫人。對於我，牠們如今已經是無用的東西了：我以後永遠不再戴珠寶了。」

「你真是不幸，」羅溫娜說。「啊，留在我們這裏罷，我將做你的一個姊妹。」

「不行，夫人。在我們這個種族中間，自從阿伯拉罕以來，有一種女子，她們把她們的思想獻給了上蒼，而專心於給男子們做善事，醫病，喂餵，還有安慰煩惱。我呂佩珈也將算進在這種女人裏邊的一個人。現在，別了——但願上帝把他的最好的福氣降給你。」

劫後英雄終

